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6nB186

林野奇禪師語錄

明 通奇說　行謐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曹勳序
    - 譚貞默序
    - 汪挺序
  - 目錄
  - 住浙江台州府天台山通玄禪寺語錄
  - 住浙江嘉興府福城東塔禪寺語錄
  - 住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棲真禪寺語錄
  - 住湖州府地藏禪院語錄
  - 住寧波府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 示眾
  - 小參
  - 晚參
  - 法語
  - 普說
  - 警策
  - 誡勉
  - 拈頌
  - 行實
  - 書問
    - 復益城姚中丞(附來書)
    - 與佛古聞長老
    - 與北嵩巖謐書記
  - 入室勘辨
  - 附天童西堂寮應答機緣
  - 問答機緣
  - 答問
  - 詩偈
    - 示慈水董寄塵
    - 酬念尼王海憲(并序)
    - 寄上洋肖泉高邑侯
    - 寄懷岸生陶太史

- 答獻吉沈文學
- 步空林遠兄韻(并序)
- 留雪獅子
- 送謐書記住蓮華峰
- 壬午秋招二隱謐書記
- 丙戌秋勉自閒覺書記
- 與白兆新書記
- 與夔石周西堂
- 與雲父遍侍者
- 與道安靜都監
- 與破夢辨西堂
- 與雪菴如西堂
- 與芥子彌書記
- 與印月琳菴主
- 示程純甫
- 示章靜觀
- 送慧初禪人居山
- 別嘉禾闇齋黃公埽菴譚公曾城汪公諸護法
- 留別棲真眾禪德
- 偶宿乾元
- 示看一關主
- 示賓化上座
- 瑞初侍者母難日乞偈書示
- 示直指禪德募佛龕
- 示省如禪人募齋僧
- 勉即香徒養母
- 示樵野養母
- 復益城姚中丞(諱宗文附來偈四首)
- 武塘輓君謨周孝廉
- 示福嵩禪人書華嚴經(并序)
- 示念佛僧

◦ 贊

- 觀音像(君謨周孝廉請)
- 送子觀音像(王亦含居士請)
- 泛海觀音像(司空高寓公諱承埏請)
- 達磨像(曉初智侍者請)
- 三教聖人像(居士朱象輝請)
- 三大士泛海像(念祖高文學諱佑鈱請)

        - 密雲老和尚像(給諫蔣楚珍諱鳴玉請)
        - 自像(自閒覺首座請)
        - 聞已上座小像
        - 六如禪德小像
        - 溈山養拙上座像(慈恒禪人請)
        - 程宏先請題母影
        - 黃魯山像
        - 曾城汪進士像
        - 錢聖月侍密老和尚步趨圖
        - 王亦含居士長君南伯文學遺像
    - 佛事
        - 通玄掛板
        - 棲真掛新鑄雲板
        - 掛鐘板
        - 奠寶華朝宗和尚
        - 為心一師兄掩龕
        - 為與南指南二禪人入塔
        - 示一門禪人掩骨
        - 為淑之禪師火
        - 為純一禪人火
        - 為化城禪人火
        - 為一安禪人火
        - 為慈航禪人火
        - 為遵道禪人火
        - 為中也書記火
        - 為本如上座火
        - 為滿緒典座火
        - 為妙圓上座火
        - 為無念塔主火
    - 行狀
    - 塔銘
    - 後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林野和尚語錄序

余讀我友黃元公作《天童密雲和尚語錄序》，始知臨濟一脈嫡派兒孫迄今三十一傳矣。林野師則親稟承於密雲悟和尚者，凡所至處，緇素雲集。余雖未及參承，而與其高弟二隱謐公交。以師語錄見示，受而讀之，知師之道迥出常情，吐語縱橫，無容意解。正如轟雷迸地，聲聲谷應，是不一聲，卻無第二聲。如百川赴海，水水逢源，是不一水，卻無第二水。快矣哉！昔船子和尚從西川來，扁舟往來三泖，其與夾山一段因緣，一何直截了當。余家東干，去覆舟處一水相望。每誦「夜靜水寒，滿船明月」之句，往往從煙水間覿其顏面，至握六尺漁竿，何異一條白棒。今師與船子暨謐公皆同鄉，而師與謐公針芥水乳處，余得窺一班。豈東干叟與峨眉山有夙世因耶？敬附數言，以致嚮往。
順治戊子新春禮部右侍郎曹勳題

林野禪師語錄序

自達祖有「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偈，而後來南嶽下有溈仰、臨濟二宗，青原下有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合為五宗，以應五葉。今見所代傳者，止南嶽臨濟一宗。青原曹洞一宗，則是二葉集菀，三葉集枯。豈達祖之偈，久而不倦哉？埽道人獨謂三葉非並枯，二葉非獨菀也。何以故？禪宗無上義，止在「截斷眾流，函蓋乾坤」兩言。截斷之義，似於臨濟偏勝，而函蓋實具焉。函蓋之義，似於曹洞偏勝，而截斷實具焉。三宗要旨，究無踰此二宗。舍此兩言，究難別立門戶。溈仰之所以歸併臨濟，雲門、法眼之所以歸併曹洞，薪盡火傳，絕終不絕，五燈一燈。惟白地風光，超方越格之人，乃能以一門深入，使萬法歸一。則眼前所見如林野奇和尚者，的的不假聲援、不立標幟，而以一身擔荷大法，永紹孤峻之門庭者也。江南法席莫盛於天童，密老人為明代三百年所希有。而一時得法於濟者多自洞來，得法於洞者每從濟往。朝秦暮楚，投足重輕者不少。獨有一林和尚，自十九歲出蜀南游，閱歷講肆十有四載，一知有西來直指大事因緣，即皈向密老人，相與眉毛厮結，寸步不離。自丁卯至己卯十有三載，三登九上，總在天童趨侍。痛棒熱喝中，究得當陽付囑，親為墮地獅兒，遂繼通玄之席弘法五載，乃應吾禾福城東塔之請，自此而棲真、而苕溪度生，而終主席於天童。五會大道場，說法浩浩，並當滄桑陵谷之際，無非入泥入水。為人所最洽眾心者，全在廓然平等，澹然虛游，無我無人，時行時

止，而縱奪神明，自現筆舌。明眼人直作無字句觀。所謂若形楮墨，豈有吾宗者也。即如林和尚主天童時，於東谷諸影堂不分洞濟，悉見鼎新之績，為諸方所讚服。蓋當其得法，則能深入一門；及其開法，又能眾善歸一。是豈尋常行解所能彷彿萬一者也？余嘗于甲申丁亥間兩得瞻師道貌，因知其間得法機緣之最奇特者。密老人末後一日，於吾里素園付浮石賢、林野奇兩法嗣；而林和尚最初一日，於天台通玄付二隱謐、自閒覺兩法嗣。先後勝因，一彩兩賽，若合符節。閒公主龍淵時，擬梓林師全錄，旋應請芙蓉而未果。比隱公從洙涇來，值清白常公主東塔，相與尋舊盤桓，而剞劂流通之願力始就。即向有佛古聞公所梓，編次未盡莊嚴；而乳峰溧公近主吾里，石佛適有九華之行，非得隱公矢志弘深，未有能圓此附藏慧業。而埽道人所得交四公，並林和尚法嗣中之最軼群邁等者也。特附筆之。

順治戊戌浴佛日國子司業前戊辰進士曹溪弟子福徵道一居士譚貞默槃談書

林野和尚語錄序

宗風薪接，祖禰雲昆，後先傳衍。其間法諦昭流，有筆墨而無文字，有文字而無區等，此無慮百千萬億言，正使相視同堂，撫肩大笑。林野和尚為密雲老祖正系，兩坐天台者數十年。泉聲禽語，牧唱樵歌，總屬唐宋以來諸鼻祖交盤。至意近山多搶攘，丁亥之秋渡浙來禾。禾固師舊遊地，望中廬郭鞠為煙莽。而近遠之眾聞師至止，咸來瞻禮遮留，師益憫而安之。師善病煙霞，舉體縮縮如畏見人。杖履而外，衣不蔽脛，食不兼蔬。時有布絮作供養者，每亦屏謝。澹泊刻苦，見未曾有。若其應緣響答，所謂寂處聞音，音中聞寂者師概以為著衣喫飯之能事，第不得代他人飽煖耳。山中語錄合若干卷，先以壽梓顧余，不知師之書者也。竊計數十葉以來至於今日，凡師觸手衝口灑灑離離者，其於守先待後之指，究未嘗添減一字、縱橫一義。此無論師不能添減縱橫也，即嗣師而興者又誰得而添減縱橫也？門外捉影，漫謂梯航一切，烹鍊龍象，不愈滋狂陋哉！刻成，輒附數語，深幸結此一段文字因緣。迺師於百丈光中，作何置此饒舌漢也？

順治戊子仲春月雙谿汪挺沐手題

林野奇禪師語錄目錄

卷第一

序(三道)
上堂
卷第二
上堂
卷第三
上堂
卷第四
上堂
卷第五
示眾
開示
小參
晚參
法語
普說
警策
誡勉
卷第六
拈頌
行實
書問
卷第七
勘辨
應機
機緣
答問
卷第八
詩偈
像贊
佛事
附
行狀
塔銘
跋

目錄終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浙江台州府天台山通玄禪寺語錄

師於崇禎癸未四月四日就本寺，受請開堂。拈疏示眾，云：「此是姚江諸護法於毫端上吐出底一道寶光，彌布法筵，光輝泉石。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不復者也周絲；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宣過。」宣畢，舉起衣云：「者是先師用不盡底。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只得信手拈來，大似鋪花錦上。」乃披，指法座云：「此者華王座，從來無沮壞。山僧不免縱步踏破毘盧腦蓋。」遂陞，拈香云：「此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龍圖永固，帝道遐昌，寶祚彌隆，亙河沙劫。」次拈云：「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各省尊官并本郡在任官僚，今辰請主鄉紳文學遠近檀那本山耆宿，伏願同明般若正因，共證金剛種智。」又拈云：「此瓣香光吞群象，氣絕諸塵，烈燄堆裏拾來，奔流刃上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再住本山傳曹溪正脈南嶽下第三十四世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乃斂衣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未白槌前早已露布了也。還有委悉者麼？若有，不妨出眾與山僧相見。」僧問：「高提祖印，獨振寰中。且道祝聖一句如何展演？」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進云：「恁麼則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都。」師云：「一句道著。」進云：「可謂聖明恒慶泰，臨濟又重光。」師云：「誰不恁麼道？」問：「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釋迦老子來也，和尚如何相待？」師擲拂云：「恁麼相待。」進云：「賓主相逢，二俱作家，和尚如何相見？」師云：「兩眼卓豎。」進云：「謝師答話。」師云：「向你道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問：「選佛場開花雨紛，鐘鼓交參龍象集。玄峰迥出眾峰巔，無上法王登寶座。今日陞座即不問，個中結解事如何？」師豎拂云：「會麼？」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且不是者個道理。」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今日諸公畢集，咸欲山僧陞座。既然推免不下，只得將錯就錯。鼓已擊，座已登，爭奈無禪可說，無理可伸。幸喜時逢結夏，綠樹垂陰，水流碧澗，鳥囀幽林，歷歷無回互，分明沒兩人。所以昔日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先師亦道：『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此二老宿與麼吐露，山僧與麼舉揚，大似難忘熟處。汝等諸人還薦麼？若薦得，方知不費纖毫力，便登解脫場。其或未然，山僧不免重為顯示。玉竹高高揮驟雨，楊柳紛紛舞翠煙。」復喝一喝，以拄杖卓一卓，下座。維那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佛誕上堂。「昔日吾佛降生，卻向金盤澡洗。便乃指天指地，大似不知羞恥。更道惟吾獨尊，山僧未敢相許。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便乃開許大口？」以杖卓一卓，云：「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上堂。「今日端陽節，諸所咸無有，幸有化主歸，做得大饅首。且道與觀音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卻是饅頭，又差幾許？」以目視左右，云：「座中亦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

解夏上堂。「四月初四，雨灑長空。七月初一，涼生蘁首。山僧如此告報，切忌腰包浪走。所以古人道：『不離當處嘗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不妨拗折拄杖，高挂瓶盂。其或未然，黃葉清秋多勝致，天涯一缽任遨遊。」

中元上堂。「此日中元節令，士庶咸欲報祖。爾我林下道人，當合鳴鐘擊鼓。然雖如是，不用感傷。但能情無倚托，便見祖父乘祥。且薦拔一句作麼生道？接引慈尊曾弗隱，大千無不體全彰。」

新方丈。師以杖指門云：「實相妙門，廓通內外。等閒出入，全無障礙。何以見得？」拽杖便入，據座，云：「踞此室，坐此座，任伊伶俐衲僧到來，頂門一一按過。何故如此？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

上堂。「去冬結制，囊裹十虛。今春解制，廓通萬象。然雖結解不同，個裏曾無背向。所謂歷歷明明絕覆藏，勸君不必苦思量。倦頓不妨勤打睡，自然無夢到諸方。」師誕上堂。「等閒坐斷聖凡路，那管人間說死生。今日香饈須飽食，免于此外別搜尋。所以道『動則乖乎自性，靜沉昏醉之鄉。』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云：「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上堂。問：「轉凡成聖即不問，祈福延齡事若何？」師云：「天長地久。」進云：「且喜福星臨北極，願同王母壽齊年。」師云：「萬古長春。」乃云：「木叔陳檀越，忠孝素誠篤，而於途次問，切囑吾禱祝。山僧但願今上龍圖固鎮，斧扆彌隆；再願陳公萱慈壽算遐齡，恒居迪吉。今茲願祝正其時，自是谷聲而響應。雖然，且道融攝一句如何舉唱？」良久，云：「金殿御前班列早，端恭朝拱聖明君。」

元旦上堂，拈香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就中一句，了了分明。且道是甚麼句？」乃插香，云：「以此祝君壽，壽算等須彌。」

景星奇和尚至，上堂。「連日天降瑞雪，片片不落別處。且道落在甚麼處？若道落在地上，未出嘗情。若道不落地上，卻又無處著落。脫或未知，幸逢景星和尚到來，宜當端肅焚香，同申拜請。惟冀不捨慈悲，俯垂開示。」

誕日上堂。「窮訖歷劫至今日。」舉拂子，云：「個裏未嘗有生死。既然無死亦無生，何用慶吾誕日子？然雖如是，正眼看來，猶未是衲僧省要處。且作麼生是衲僧省要處？」遂擲拂，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貢法衣上堂。「昔日吾佛道：『 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山僧肩披踞此，諸人不得錯過。所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敢問諸人取不取則？且止。且道不得錯過個甚麼？還有解通消息底麼？試道看。」良久，無人出眾。乃云：「設有也未免喚鐘作甕。何故？」遂拈起衣，云：「不諳者紅色，將謂赤袈裟。」

武林金剛菴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茲因鳳儀曹居士四旬誕日，謹命山僧舉揚般若。既爾諾聲於前，不免一陞斯座。且喜四眾臨筵，人天駢集，眼眼相對，面面相看，歷歷孤明，纖無翳障。若人於此徹根源，猶勝靈山親得記。且道應時一句如何演唱？」乃展手作掬果勢，云：「象外仙桃端拱獻，壽山高到大椿年。」

師至金粟，費和尚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未問已前先露面。」「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起坐甚分明。」「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三千里外辨淆訛。」「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無你話會處。」進云：「賓主道合一句又作麼生？」師打云：「向者裏薦取。」進云：「秖如乾闥婆王奏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作麼生會？」師以拄杖卓一卓。進云：「遍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云：「閒言語。」乃云：「未到此界時，移舟諳水脈。及乎到此界，忘卻別波瀾。同門知己驀相逢，不用抬眸列賓主。不意堂頭法兄有此嚴命，理難固辭。然雖信口諾聲，未免忘前失後。且喜行同行，坐同坐，無絃琴曲須同和。且道無絃琴曲作麼生和？」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擊目皆子期，何妨再一曲。」復卓一卓，下座。

師過當湖德藏，上堂。「山僧昔年曾寓此，今日又重遊。在座諸名貴，請予指路頭。」驀拈拄杖，云：「大眾！還見路頭麼？若然，於此見得，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其或未然，業識忙忙，無本可據。且作麼生是諸人本據？莫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麼？莫是終日圓覺而未常圓覺麼？莫是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麼？莫是百年三萬六千朝，翻覆元來是這漢麼？若作如是商量，正是癡狂外邊走。且道畢竟如何即得？」復拈拄杖，卓一卓，云：「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

當湖西林請上堂。云：「紅塵堆裏全彰古佛家風，豬肉案頭發明祖師心髓。但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所以道：『 禪非意想，道絕

功勳。直下承當，猶為剩說。』且作麼生是無剩底句？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出隊歸，上堂。「昔日五祖道：『 出門半個月，眼不見鼻孔，忘卻祖師禪，拾得個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五祖恁麼道，正是緊握虛拳誑小兒。山僧則不然。出門兩月餘，兩眼卻能見。不貴祖師禪，舉足甚輕便。其實空手去空手回。且道與五祖相去多少？還有人判斷得麼？若然判得，便可安閒過日。如判不得，瓶盂高挂禪床角，栗棘蓬當猛力吞。」

密雲先老和尚大祥，上堂。「先師住世七十七，生平舉止忘得失。手中握條楖栗杖，有問如何驀頭抶。前年此日撒手行，信步縱橫離影跡。汝等諸人還知先師去處麼？若也未知，好向真前普同作禮。」至真前，云：「大眾！先師去世雖見兩載，舊日容儀纖毫不改。何以見得？」遂上香，云：「面目現在。」

師五秩送法衣至，上堂。「山僧五旬之年，生平一無所蓄。禪侶既贈法衣，普請諸人證入。」遂拈起衣，云：「高著眼，莫躊躇，擬議尋思不丈夫。然雖如是，也須自肯。若不自肯，終須不敏。且道敏捷一句作麼生道？」乃合掌云：「端坐受供養，施主嘗安樂。」

上堂。「吳寧何居士好善果誠篤，乃不惜家珍，遣使遠植福，設供飽諸僧，其功難盡述。但願悟無生，時時親面佛。我作如是言，須信無委曲。今此現前大眾，無有不信者。信則不無，且道喚甚麼作佛？」遂顧視左右，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結制上堂。「每歲到冬方結制，知浴化主甚辛勤。遠近檀越功猶勝，炷香懇請轉法輪。殊不知山僧居嘗十二時，無一時不轉法輪。但是諸人情關固閉，識鎖未開，故不聞耳。如不聞得，又何待山僧搖唇鼓舌而為說法者乎？然雖如是，也不無些子好處。不見道：『 一翻提起一翻新，一度贏來一度快，若是過量人，全超格則外。』且道超格一句作麼生道？等閒散步籬門外，笑問客從何處來。」

白雲洞靜主請上堂。「善友設齋，緇侶開懷。不用跏趺入禪寂，從來個事絕安排。若便與麼薦得，始升得通玄堂，未入得通玄室。若欲得入通玄室，須是等閒無固必。」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密雲先老和尚忌日，上堂。「纔說有生早是誑，更說無生轉見賒。兩種牢關如踢脫，方堪上奠先師茶。諸兄弟！奠則不妨上奠，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以何為驗？若道不來，又成虛設。到這裏如何剖決？」良久，云：「冬不寒，臘後看。」

二隱、自閒兩書記嗣法，上堂。「吾居此以來，將易三寒暑。蓄得數虎兒，小半可解乳。且放兩隻行，須用藏深塢。秖待力勝充，方踞路猛阻。擒縱殺活在臨時，隱顯奔騰任意施。」遂各付衣拂。

元旦祝聖。陞座，拈香，云：「元旦初一，釋子翹勤。」遂上香，云：「以此誠祝，答報聖恩。惟願聖君無量壽，永息干戈樂太平。」
上堂。僧問：「陽春初放，萬木舒光，格外之機，請師道看。」師云：「昨夜雨滂澎。」進云：「恁麼則通身顯露，處處圓明。」師云：「如何是你圓明處？」進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腳跟下失卻。」乃云：「連日山僧掩室自若。既請登壇，當為直說。喫飯濟饑，飲水定渴。二六時中，莫亂斟酌。何故？春風初解凍，萬象便舒容。」
解制上堂。舉：「洞山道：『眾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霜聞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又有老宿道：『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此三尊宿，與麼激揚個事，各各將謂見地絕倫。仔細簡點將來，猶是節外生枝。通玄雖則舌頭甚活，終不教諸兄弟向這三途著足。何故？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上堂，舉：「古德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山僧今日分明剖陳，諸人也須一回猛鑒。」舉起拂子，云：「這是色，何者是心？」次指爐，云：「這是物，何者是理？若人於此明辨，多生罪障瓦解冰消，歷劫愆尤當下頓釋。如未明得，等閑拈匙把箸，切忌熱碗鳴聲。」遂卓拄杖，下座。
出關，上堂。「山僧掩室月餘，胸中了無順逆。口雖漢語胡言，究竟佛祖難識。所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只饒不承言不滯句底到來，山僧拄杖子尤未放過在。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連日割麥插秧，滿院道侶俱忙。今朝方得少暇，又煩普眾趨堂。然雖如是，須知日用動靜，有不涉閑忙底一著子，始可飽食高眠。若或未知，喫水也須防噎。」
同門和尚至，上堂。「昨夜燈花開，今晨喜鵲噪，低首方忖量，卻報同門到。到底恰好到，迎底恰好迎，兩兩抬眸覷，元是舊時人。」驀拈拄杖，云：「唯有這條拄杖，不屬舊新，等閒越量，力鎮乾坤，只是不得將眼見并耳聞。何故？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復卓一卓，下座。
師過法祥，請上堂。僧問：「佛祖從來無法可說，今日法祥請師直指。」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請師更道。」師云：「堪作甚麼？」乃云：「夙聞法祥寺耆舊甚有體，者回親到來，果見無彼此，可謂全賓即主、全主即賓，賓主通同，一天和氣。卷舒自在，定動一如。不息化城，端安寶所。且道主賓慶賞一句作麼生

道？」驀拈拄杖，卓一卓，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密雲先老和尚三周，上堂。「上前年此日午，先師撤杖超今古，遍覆三千及大千，分明覿見沒可睹。然雖如是，設有個忍俊不禁底衲僧出來道：『既是分明覿見，因甚沒可睹？』山僧但向他道：『丹青描不就，終不為君通。』」
上堂。「月半已前，已往之事已往了，月半已後，陰晴風雨固難知。今朝正當十五日，門外幽松微露濕。諸禪德莫動著，動著三十棒。何故？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僧問：「要知端的事，須問個中人。世尊未降王宮、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佛法如何舉揚？」師云：「突出威音上，萬象莫能該。」進云：「恁麼則紅日當空炤，清風匝地寒。」師云：「未是你立地處。」進云：「珍重。」師云：「普！」乃云：「每月有個初一，日月運行不息。臨濟無位真人，全無些子定力。若人當面識破，管取日日好日。便將雲門二十五，遺來今朝當初一。」乃呵呵大笑，下座。
臘八上堂。「昔日吾佛微時，胸次偶生惑亂，慌忙走入雪山，坐得通身疲倦，究竟虛度六年，何嘗用得思算。且喜夜睹明星，一見不復再見。既然如此，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師誕上堂。「維揚秀禪德，來山避其亂，慣破舊時囊，供眾曾不倦。尚切慶吾年，願吾綿壽算。今既獲飽餐，各須乘快便。且作麼生是乘便底句？等閒踏斷千差路，直向毘盧頂上行。」
同日，上堂：「悉達四月初八生，老朽本月今日產。彼此出世各乘時，個中初不較早晚。所以道：『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且道如是個甚麼？」乃舉起拂子，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炤夜。」
歲旦祝聖。云：「聖化無私，等育萬物。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乃拈香，云：「林下道流，肅此上報。惟願萬邦歸聖化，八表樂昇平。」
解制上堂。「歷祖出興，各有施陳。」驀拈拄杖，敲香几，云：「怎如山僧者拄杖，信手擊開不二門。」復舉杖喚眾，云：「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門在甚麼處？若向這裏辨得出，不妨緊帨草鞋。如辨不出，莫道通玄山勢險，前頭猶有最高峰。」
上堂。舉：「昔日文殊問菴提：『生以何為義？』提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提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又問：『死以何為義？』提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

云：『 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提云：『 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看他二聖如此酬對，真是棒打石人頭，[石*暴][石*暴]論實事。汝等諸人還委悉麼？如委悉得，便見中也。」上座。「昔本不生，今亦無滅。妙淨明體，曾無變異。設使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亦不動著秋毫許。動不動且止，只如古今不異一句作麼生道？死生同一際，萬化悉皆如。」

上堂。「永懷善士兩到深雲，不獨捐己資，亦且勸他施。廣設香饌，謹供緇流，用薦宗親，令登淨域。吾既導眾，當為指陳。佛祖有通津，古今無二致，切勿暗地躊躇。」乃舉拂子，云：「請從這裏直入。且道這裡是甚麼處？彌陀非外得，即此是西方。」

佛誕上堂。維那問：「我佛誕生四月八，閻浮禍事從茲發，開張大口獨稱尊，惹得雲門要打殺。學人只恁麼，未審師意何如？」師云：「坐卻你頂門也不知。」進云：「恁麼則當臺一鑒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師云：「須知有轉身句始得。」進云：「此心能有幾人知？」師云：「知的事作麼生？」那便喝，師便打，乃云：「黃面老子示生此日，指天指地有損無益，所以後代兒孫至今以虛為實。」乃舉起拂子，云：「且道這個是虛是實？若向這裡薦得，佛病祖病瓦解冰消，聖解凡情悉皆坐斷。如未薦得，山僧更與諸人下個註腳。」復以拂子作點勢，云：「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端陽上堂。問：「艾葉桃枝，翠色映垂門之曉；包金切玉，朱明迎午漏之祥。正當恁麼時，摧邪輔正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當堂慵正坐，那赴兩頭機。」進云：「恁麼則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快便難逢。」乃云：「時值端陽節，世俗咸戴艾。惟我林下人，而不作此態。不用貼鍾馗，自然遠諸害。但願秀公萱慈，從此身心慶快。無論百[女*圣]千妖，到此一齊捉敗。且道憑個甚麼，乃有如是威權？自從擊碎陰魔窟，舉首低頭總是符。」

因荒旱上堂。「今朝鳴鼓，無別舉揚。廩將絕粟，須用商量。現前大眾，雖則個個意底無私，分文不蓄。須知有貧而自適處，始稱行腳高士。即今還有貧而自適底麼？試商量看。」良久，無人出眾。乃云：「既然一眾吝慈，山僧有個貧而自適之句，對眾拈出。」乃以拄杖架肩，云：「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師至靈峰，山翁和尚請上堂。「主款客優，客從主便。既請登壇，當無疲倦。國師驅侍者，諸昆諒已薦。其間過量者，自是喜成現。

同門復聚首，開懷忘顧鑒。忘與未忘則且止，且道主賓順適一句作麼生道？」視左右，云：「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師過金峨，上堂。「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所以百丈祖，面目仍如舊。」舉起拂，云：「現前大眾還見百丈祖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十方界麼？若向這裡薦得，便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如未薦得，未免捨近趣遠。且道不涉遠近一句作麼生道？」遂擲下拂，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師再過法祥，請上堂。「昔日釋迦老子初生下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乃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所謂面赤不如語直。雲門老漢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語直不如面赤。不若未生已前，不露這般消息。然雖如是，文彩已彰了也。且道文彩未彰已前作麼生道？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當陽指畫伊。」
師過乍城，請上堂。「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等閒運慈力，接引無間歇。」驀拈拄杖，云：「現前大眾，還見觀音菩薩在山僧拄杖頭上現隨類身演不思議法麼？若然見得，轉凶星為吉曜，更短壽作長年。其或未然，山僧不免重為指出。」復以拄杖卓一卓，云：「將謂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
師過西林，請上堂。僧問：「百匝千重關不住，縱橫遍界自昂然。今日相逢呈舊面，慇懃末後請師宣。」師云：「有棒且待別時喫。」進云：「光天化日憑渠力，一句無私耀古今。」師云：「你向甚處見得？」僧便喝，師便打。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未信你在。」乃云：「鷲嶺家風，曹溪的旨，一切現成，切忌取與。若或厭凡欣聖，正是對面千里。豈不聞僧問古德云：『月朗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德云：『月落後來相見。』有般漢聞恁麼道，便道：『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山僧要問他：『即今祖父在甚麼處？』若或眼目定動，未免連棒打出。何故？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為？」
送法衣至，上堂。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流沙河闊。」進云：「不會。」師云：「待汝渡了來向汝道。」進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打。進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復打。進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打云：「汝試分析看。」僧擬議，師以杖擲退，云：「鈍根阿師。」乃云：「昔日庾嶺提不起，今朝這裏卻省力。雖然成就未曾披，草木昆蟲皆獲益。現前大眾如解看，觸目分明無異色。所謂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等閒如薦得，不用分彼此。且道互融一句作麼生道？」舉起衣，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信士胡行榮助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檇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住浙江嘉興府福城東塔禪寺語錄

順治丁亥十一月廿四日入院。
山門。以杖指云：「解脫門八字打開，沒量漢今朝始至，賓主既已相逢，切莫停思住步。何故？」復以杖指云：「寶處在近。」便入？
佛殿。「煒煒煌煌，容儀自在，禮拜燒香，不為分外。」
伽藍。「靈山致囑，正在此時。吾今來此，須賴護持。」
祖師。「這一夥漢，殃害非小，累及兒孫，至今不了。」
方丈。以杖指門云：「此是住持燕息之處，亦乃歷祖辨驗之場。雖然險似虎穴魔宮，到此難以卻步。且道正當此時，如何剖決？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上堂。指座云：「此這寶華王座，歷祖共登。山僧既忝隊中，豈可更途易轍？」便陞。拈香，祝聖畢，次拈云：「此瓣香，擊不碎，撲不開，收來久矣。前曾通玄拈出，今再爇向爐中，奉為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問：「人天交接，四眾臨筵，為人一句，請師速道。」師云：「鳥飛毛落。」進云：「恁麼則臨濟綱宗今復振，福城重闡舊家風。」師云：「雲從龍，風從虎。」進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切莫錯會。」乃云：「第一義諦，迥絕安排，纔擬分疏，便成窒礙。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不瞎，諸夢自除。』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向文彩未彰已前直截擔荷，卻較些子。苟若涉於塵思，未免困於途轍。秖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結制上堂。問：「今日大開爐韛煆煉聖凡。煆煉聖凡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底鉗鎚？」師便打。進云：「忽遇個沒面孔底來，和尚如何下手？」師復打，僧便喝，師又打。進云：「恁麼則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裡看。」師云：「未信你在。」問：「九旬禁足，三月安居，秖為陶鑄聖凡。忽遇個不受煆煉底出來，如何相見？」師云：「打出三門外。」進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莫亂跳。」乃云：「結則大千沙界總結，解則大千沙界總解。結解雖殊——」舉拂子云：「這裡未嘗動著毫髮許。所以道：『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其間倘有

一個半個，聞山僧恁麼道，便踴身出眾道：『 堂頭長老不用亂說。這裡是甚麼所在，說事說理、說內說外？』直饒伊恁麼道，山僧椰栗杖猶未放過在。何故？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臘八上堂。「昔日釋迦老子十九踰城，將謂別有，及至雪山堆坐六年，徒費辛勤。然雖夜睹明星悟去，也是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若是英俊道流，終不作這般去就。只如釋迦老子最初省力一句作麼生道？大底還他根骨好，天涯何處不稱尊？」

祈禳上堂。「三世諸佛說不著底句，歷代祖師用不到底機，山僧今日一并拈出。」乃舉起拂子云：「濬沿昆仲還委悉麼？如委悉得，不特保令萱慈，并諸小大福長災消，亦見從上佛祖大受用處。豈不聞道行禪師云：『 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有僧問曹山：『 古人道：「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是甚麼病？』山云：『 攢簇不得底病。』僧云：『 一切眾生有此病也無？』山云：『 人人盡有。』僧云：『 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 正覓起處不得。』僧云：『 一切眾生為甚麼不病？』山云：『 眾生若病，即非眾生。』僧云：『 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 有。』僧云：『 既有，為甚麼不病？』山云：『 為伊惺惺。』」師云：「曹山老漢如此酬對，可謂不煩魏帝一丸藥，凡痾聖病悉安痊。然雖如是，仔細揀點將來，猶涉迷悟在。秖如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復舉拂子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舉：「金牛老子每自做飯供養僧眾。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 菩薩子！喫飯來。』後有老宿拈云：『 大似因齋慶讚，山僧不免也著隻眼，務要諸人共知，敢謂大似因齋賞鑒。』汝等諸人要見二老宿及山僧麼？但信手擎甌，飽餐香飯。何故？不見道：『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師誕上堂。「老僧年五十四，邇來全無意智，每嘗無別思量，一味只貪瞌睡。今朝眾賢請登堂，自是不將語默對，且道以何酬對？」驀拈拄杖，卓一卓，云：「還委悉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

上堂，舉：「朱行軍入南際寺設齋，執手爐行香云：『 直下是，直下是。』時有僧問：『 直下是甚麼？』軍便喝。僧云：『 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 你作惡發會那？』僧便喝。行軍亦喝云：『 鉤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認取者僧著。」師云：「行軍拈出無孔鐵鎚，當陽拋擲。若不得者僧明辨端倪，幾乎勞而無功。今日眾善士來此設齋，雖無如是問答，要且不在行軍之下。正所謂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

梁公張行人請上堂。「林下高賢，方外禪客，二六時中，遇緣莫惑。所謂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萬法本閒，為人自鬧。須知塵

塵剎剎，物物頭頭，但得意遣情忘，便見自他不隔。且道和光混俗一句作麼生道？相逢相見呵呵笑，更有春風春又春。」

上堂。「昔日達磨老子云：『 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據山僧則不然，內須放出，外須放入，如盤走珠，可以入道。不見臨濟大師曰：『 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此二人那個合受人天供養？』便下座。現前大眾！要識此二人面目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也不出者個消息。且道是個甚麼消息？」復卓兩卓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上堂。「檀信設齋，各須飽食，坐臥經行，不勞辨的。所謂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觸擾，直須行便行、坐便坐，卻較些子。然雖如是，切不得作無事會去。何故？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上堂。舉：「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化便踢倒飯床。濟云：『 太粗生！』化云：『 這裡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濟問：『 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床。濟云：『 太粗生！』化云：『 瞎漢！佛法說甚粗細！』濟乃吐舌。」師云：「普化老漢如此激揚，可謂獅子筋琴，撫之則群音絕響；若作佛法理論，何異指鹿為馬？且道淆訛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當陽指畫伊。」

解制上堂。「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正眼看來，乃是愚癡。本來成現事，何得自遲疑？心地但無諸所見，不妨哮吼奮全機。不聞昔日釋迦老子初生下便解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汝等諸人猶向這裡覓些甚麼？」驀拈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蕭山縣弟子吳徹(已自)助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住華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門人行謐等編

住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棲真禪寺語錄

順治丁亥十二月十八日入院。
山門。以杖指云：「重重寶樓閣，無礙解脫門。須從這裏直入，不得俯首躊躇。何故？大丈夫兒合自繇。」拽杖便入。
佛殿。「昔日釋迦老子道：『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山僧道：『 若不以色見，不以聲求，亦是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且作麼生得見如來？」乃上香云：「且看新長老展拜。」
伽藍。「你無我不得，我無你不成，彼此今際會，護衛要殷勤。」
祖師。「西天東土，這夥老賊。山僧今日，一齊捉敗，免得諸人暗裏妄測。且道山僧有甚憑據？」乃上香云：「公驗現在。」
方丈。以杖指云：「此是拋綸擲釣之所，擒龍捉虎之處，一任擎頭戴角入來，不容停機顧佇。何故？擬議不來劈脊摟，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指座云：「這曲彔木上須彌燈王如來，已為諸人說法了也。汝等還見麼？其或未然，山僧不免土上加泥去也。」便陞座。祝聖畢，復拈香云：「此瓣香，明如杲日，寬若太虛。今第三回爇向爐中，奉為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問：「昔日臨濟大師云：『 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今日和尚建立甚麼人宗旨？」師便打。進云：「這一棒與臨濟是同是別？」師復打云：「汝試分析看。」進云：「通玄古佛隨方現，棲真又見一番新。」師云：「你向甚處見得？」進云：「瞞學人不得。」師云：「切莫詐明頭。」乃云：「等閒不欲出深雲，何意而今逆志行？只為先人案未了，纔方掛缽又遷。且喜在彼在此初無間然，若定若動元無二致，直得四方并應高下等平，塵塵普現端倪，物物全彰正鑑，在市盈市，居村滿村，君王以此澤及萬邦，臣宰以此股肱王室；佛祖以此利物，士庶以此脩身。大道既爾如斯，且道恩歸何所？」豎拂子云：「諸人還見麼？此日鈞天無可報，故園先放一枝春。」
復舉：「法燈上堂云：『 山僧本欲深棲巖竇隱遯過時，蓋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諸人了卻。』時有僧問：『 如何是未了公案？』燈打云：『 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 過在甚麼處？』燈云：『 過在你殃及我。』」師云：「法燈與麼為人，可謂

赤心片片。怎奈者僧飢逢王膳不能餐，辜負法燈不少。山僧本志深棲巖竇隱遯過時，只緣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與諸人了卻。且道如何是未了底公案？」喝一喝，云：「寧可截舌，莫犯國諱。」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本山耆宿請上堂。「山僧日昨至此，已曾陞座，今復重登，未嘗有過。主賓相見句，不妨重說破。」驀拈拄杖云：「且道這個是賓是主？若作賓主相見，正是捏目生花；不作賓主相見，亦是眼中著屑。設使總不恁麼，猶是野狐見解。且道畢竟如何？」乃擲拄杖，高聲喚侍者云：「與老僧收取。」

上堂。「今朝檀信設齋，供養五湖衲子，任其儘量飽餐，切忌沾著唇齒。若或沾著些兒，酬償未有日已。所謂生心受食，淨名早訶。我此會中，設有受食不生心者，山僧不免拈棒打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女*圣]。」

上堂。問：「通玄峰頂即不問，棲真堂上又重新。如何是重新句？」師云：「雨下地濕。」進云：「恁麼則一句迥超，今古不異。」師云：「正要汝恁麼道。」進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云：「且道是何意旨？」進云：「處處洛陽花似錦，家家盡賞上元燈。」師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進云：「和尚莫埋沒人好。」師云：「上座又錯會了也。」乃舉：「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雲門恁麼答話，且道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無？若道有，正是謗他先德；若道無，又卻埋沒己靈。且作麼生判這公案？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上堂。「春到百花香，秋來黃葉落。吾輩參玄人，有錯有不錯。有等學解漢，聞山僧恁麼語話，便道一切眾生迷己為物，被物所轉，是錯；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是不。殊不知正是拋卻甜桃果，沿山摘醋梨，要見他本色衲僧，遠之遠矣。且道本色衲僧有甚長處？」良久，云：「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

上堂。問：「繼紹門風端的旨，請師露出大家看。」師云：「一棒打殺。」進云：「也知和尚令不虛行。」師云：「你見個甚麼道理恁麼道？」僧便喝，師便打。乃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其僧有省。」師云：「趙州老漢如此提持，可謂書一不著畫。其僧雖則有省，正眼看來，也是無端捏目。山僧如此批判，汝等諸人還見趙州老漢麼？」乃云：「漆桶！歸堂去。」下座。

上堂。問：「師翁所托千觔擔，今日分明付阿誰？」師云：「無可付者。」僧展手云：「便將無可付的來。」師云：「未肯打你

在。」僧便喝，師便打。進云：「又道不打。」師云：「莫作打會好。」問：「如何是棲真境？」師云：「四野桑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多見緇袍緣缽至，罕逢檀信送錢來。」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汝但喫棒。」乃云：「棲真初開法席，且喜衲僧雲集；今日檀信設齋，長幼不妨飽食。若或用意參禪，究竟徒勞心力。所以先師道：『禪不須參，道不須悟，直下承當，超佛越祖。』且道超越一句如何舉唱？脫體無依知見外，謳歌此日樂昇平。」

上堂。「昔日相見不談禪，今日重逢豈談道？非是山僧沒些權宜，只為個中點即不到。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僥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須是出格英靈，始不向此二途入作。只如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嘗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大道本非男女相，只緣念異有差殊。但得不生諸所見，了無一物可分疏。不見昔日末山尼了然開堂，灌溪參問：『如何是末山？』了云：『不露頂。』灌云：『如何是宋山主？』了云：『非男女相。』汝等於此如委悉得，便見日用頭頭總非外物；其或未然，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上堂。「脫離塵網，異於世俗；履伽藍地，披忍辱衣。今既放下諸緣，何須更用覓佛？不聞昔日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不辭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新菴主還委悉麼？如未委悉，二時喫粥喫飯，切忌碗缽作聲。」

上堂。「月望月朔，時人盡覺，唯有無陰陽地，要且未曾省覺，須是脫略見聞者，始不妄意摸索。不摸索則且止，且道無陰陽地如何通透？」驀拈拄杖劃一劃，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佛誕上堂，舉起拂子云：「大眾！還見釋迦老子在山僧拂子頭上現身現土麼？若然見得，不復忉忉；如未見得，不免更與打些葛藤。毘藍園裡示現受生，雙林樹下示現入滅。雖現世人有去有來，極其本體不變不動。且道釋迦老子憑個甚麼得恁麼自在？」復以拂子擊香几云：「天人群生類，皆乘此恩力。」

結夏上堂。「檀信普設香饌，衲子結制安居。若或進前求解，白棒打破頭皮。須知本分中擬親返疏，欲近轉遠。設使總不恁麼，猶非衲僧正眼。畢竟如何？」乃仰視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上堂。「寒則普天匝地寒，熱則普天匝地熱。須是沒量人，寒暑侵不得。不見僧問洞山：『 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 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 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 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僧問一老宿：『 時節恁麼熱，向甚處迴避？』宿云：『 向鑊湯爐炭裏。』僧云：『 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宿云：『 眾苦不能到。』後大慧云：『 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師云：「且道二老還有優劣也無？」驀拈拄杖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返為讎。」
上堂。「都監昔日學儒，邇來披緇學釋。雖然儒釋不同——」驀拈拄杖云：「不出這個消息。現前大眾還有不涉儒釋者麼？」復卓杖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解夏上堂。問：「秋初夏末即不問，不結不解事如何？」師云：「八字打開。」進云：「覿面全彰無背向，一句無私亙古今。」師云：「看腳下。」僧喝，師便打。進云：「一場漏逗。」師云：「自領出去。」乃云：「山僧邇來不欲結制，切恐諸人無本可據，只得期限九旬，務要人人瞥地。怎奈不善參詳，未免反為鈍置。不聞睦州見僧入門，便道：『 現成公案，好與三十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德山見僧入門便棒，看他先德無不直截提持，猶恐承當不性燥。山僧如此告報，汝等還委悉麼？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上堂，舉：「龐公忽一日道：『 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 易！易！易！如下眠床腳踏地。』靈炤云：『 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師云：「此三人互相賣弄，將謂無人證明，殊不顧千載之下遭人檢點。山僧如此批判，且道為人眼在甚麼處？」良久，云：「待驢年有個新見處，即向諸人道破。」
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今辰齋主還見從上佛祖於一切處轉無上法輪麼？若然見得，不獨資薦已往雙親高登淨域，亦與從上佛祖同一受用。如未見得——」以拂子畫一畫云：「信手畫閒千聖眼，何方慈氏不舒顏。」
上堂，舉：「道吾至檀越家弔慰，漸源拊棺云：『 生耶死耶？』吾云：『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 為甚麼不道？』吾云：『 不道不道。』」師云：「道吾如此答話，可謂文不加點。庚楸昆季于斯委悉得去，劬勞深恩無不報畢。如未委悉，山僧更與分析。一切眾生輪迴不息，皆因妄想攀緣。但能息念忘緣，便與佛祖無異。異與不異且止。且道薦拔一句如何舉揚？」乃舉拂子云：「不須他處尋彌勒，這裏分明現勝身。」

結制上堂，白兆問：「未出方丈時，已覿破了也。即今無問，請師答話。」師云：「答汝了也。」進云：「法座當軒，人天駢集，權借一問，請師不答。」師云：「舌頭不出口。」進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棲，真門下還許相見也無？」師云：「不許。」進云：「因甚不許？」師打云：「且道是何道理？」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便禮拜。師云：「且信一半。」乃云：「今日緇素交羅、人天并集，耳聲眼色，無非本地風光，淨玅體圓，初無向背，其奈薦者還稀，過於聞見。山僧不免令汝諸人九旬禁足，三月安居，須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并作一個話頭，參到羅紋結角、弓折箭盡時，是汝諸人放身命處。其或未然，努力向前須了卻，莫教累劫受餘殃。」

上堂。問：「借塵勞而為佛事，假世相以演真乘。從緣薦得即不問，簑盤投地意如何？」師打云：「也須喫棒。」進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師云：「汝見何道理便恁麼道？」僧呈坐具云：「總在這裏。」師云：「錯認定盤星。」乃云：「鐘鳴鼓響談真諦，翠竹黃花為舉揚，欲識彌陀真面目，從來遍界不曾藏。現前大眾無不是眼開心悟者，且道彌陀即今說甚麼法？」乃擊拂子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

臘八上堂。「釋迦老子，當年沒志，纔擬逾城，早已失利。不見永嘉道：『江月炤，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大慧道：『好與這老漢三十棒，何故？不合將嘗住物入衣缽下。』山僧敢道大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是招提之物，人人有分，又爭怪得伊？老僧恁麼批判，大似路見不平，拔劍相助。然雖如是，待汝心肯處，是我運通時。」

師誕上堂。問：「昔日世尊降生，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和尚今日華誕，有何祥瑞？」師云：「日照寒光澹。」進云：「畢竟與世尊是同是別？」師豎拂子。進云：「恁麼則一句頓開千聖眼，三千里外絕淆訛。」師云：「只恐不是玉。」乃云：「昔日釋迦老子道：『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已是八字打開，和盤托出了也。若是英俊道流，何更忉忉？然雖如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委悉。威音那畔，只在目前，觸目分明，了無二致。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且道山僧憑個甚麼？自從踏斷千差路，便向毘盧頂上行。」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本無量數，萬物咸新，吾道亦亨。應時納祐，脫略聲臭，慶無不宜，不涉迷悟。」驀拈拄杖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解制上堂。「棲真今日大開門戶，小大獅兒聽其去住。前途被人拶著，切忌躊躇罔措。直須驀面咬伊，以免喚作狐兔。若或爪牙未

全，還須這裏乳哺，且待氣勝力強，始好騰身縱步。即今可有奮迅底麼？」拈杖卓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上堂。「昔日黃面老子道：『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這般說話，大似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未免令人兢兢業業。山僧則不然，三界安如三禪天，眾樂充滿無怖畏。只憑這滴真甘露，四生九有悉清涼。」卓拄杖，下座。
上堂。「『 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古德如此提持，雖則[祝/土]著磕著，凜凜風生，應物現形，如月映水。其奈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若是過量人，終不作這般去就。要識過量人麼？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為大渠璧長老繼絕上堂。「山僧昔居通玄，也曾分燈數餘，不憶一燈忽滅，今朝復為燃之。」乃舉衣拂云：「現前大眾還見麼？以此分付明輝去，大千沙界永光輝。」
上堂。「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緇素參玄客，任運莫乖違。所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諸人還委悉麼？如未委悉——」擲拂子云：「放待冷來看。」
上堂。「山僧出外月餘，禪房寮舍孤冷，今朝法鼓聲喧，草木昆蟲俱惺。觀音大士顏開，釋迦老子歡允。」驀卓杖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復卓杖云：「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通。」又卓一卓云：「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法。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結夏上堂。「古人道：『 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如此提持，大似隔靴抓癢，有甚快樂處？山僧敢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也不印住，住也不印破，去住聽憑伊，以免其顛錯。汝等諸人還甘麼？若或未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薦取好。」
上堂。「遍明禪人冒暑遠來，懇請山僧舉揚般若答報劬勞深恩。若論此事，直下無啟口處。記得古德道：『 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識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遍明禪人還識曹溪路麼？若然識得，不獨答報劬勞深恩，亦見六祖大師面目；其或未然，山僧不免更為指陳。」驀拈拄杖云：「水歸巨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
商尊玄長老貢法衣上堂。拈起衣云：「須知此領闊袈裟，拈來不費纖毫力，從今搭上左肩頭，大地有情俱饒益，驅耕奪食乃慣嘗，務要兒孫赤骨律，雖然分化各一方——」以拂子擊香几云：「共誦般若波羅蜜。」
解夏上堂。「汝等剋期取證，大似黏兒落節。直饒意遣情忘，怎如放下安貼？今朝布袋口開，聽憑往南之北，雖然如是，也須自肯。

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乃舉拂云：「汝等還見古佛面目麼？」擊香几云：「還聞說法麼？若能聞處精明、見處透脫，穢土淨邦，無非正覺，即此正覺也須吐卻。秖如薦拔一句又作麼生？莫謂內宮慈氏遠，時聞一陣藕花香。」
結制上堂。「汝等來此結制，切忌以佛覓佛，縱然覓得相應，究竟乃是自屈。若是英俊道流，不消彈指證入。然雖如是，入之一字，吾不喜聞。」
上堂。「月半已前，密密綿綿；月半已後，疏而不漏。正當十五日，毋固亦毋必，檀信辦香饈，一飽忘得失。且道將何報答？」乃舉拂云：「秖將這柄越塵拂，切祝檀那無盡春。」
上堂。「歸源性不二，方便有多門。所謂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撞著一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汝等可曾喫著也未？如曾喫著，慶快平生。如未喫著，好來山僧手裏請棒喫。」
元旦上堂。「正月元日，群象光熙，緇白大眾，慶無不宜。山僧今讚祝，遍界悉無虞。且道慶讚一句，如何舉揚？」擊拂子云：「八方靄霖無為化，四海謳歌樂太平。」
貢法衣上堂。問：「如何是祝壽一句？」師云：「爐煙結篆。」僧云：「不會。」師云：「恰好。」僧禮拜，師云：「錯。」乃云：「披福田衣，坐法空座，梯航九有，津濟四生。」乃舉拂云：「全憑這個威光，不向他處流轉，會得途中受用，不會世諦流布。會與不會總拈卻，定動卷舒無不樂，以此慶檀那，壽算等南嶽。」
順治己丑冬，受寧郡當道并諸鄉紳，請住天童。上堂，拈疏示眾云：「權衡佛祖，丕贊宗猷，惟憑這個威光，便爾聲和響順。既然符到奉行，豈可囊藏被蓋？」又云：「曹溪的旨、少室真機，總在這裏。欲令四眾普聞，須煩一一剖露。」宣畢，師云：「宴息深村不幾時，又移瓶錫入雲峽，非是老來無定力，生平慣聽業風吹。雖然如是，要且去而無去意，住亦無住情，去住儼似雲閑，定動宛如谷響。曾無向背，焉用拘留？去住既不隨他，卷舒畢竟繇已。正恁麼時作麼生道？宿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奔騰六合雲。」

住湖州府地藏禪院語錄

當道護法并諸鄉紳請上堂，師以杖指座云：「從上先德於這曲彔木上曲盡機宜，頂[寧*頁]一句未曾道著。山僧今日橫草不拈、豎草不拔，且貴正眼流通。」便陞，拈香祝聖畢，乃云：「第一義諦，周遍一切，非染非淨，非實非虛，五目不睹其形，四辯莫談其狀。非智可知，非識可識。須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有相應分。所

以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君何言哉？無為而治。』四海晏清，群情安寢，草木昆蟲無不乘其恩力。且道林下道人，以何報答？」良久，云：「蒲團燕止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

上堂。「吾有一句，普天匝地，舉似諸人，切莫擬議。大眾！且道是甚麼句？」便下座。

程太守請上堂。問：「第一義諦即不問，未審人王法王是同是別？」師云：「坐斷舌頭。」進云：「秖如今辰太守大人請和尚唱無生曲，還許學人湊泊也無？」師云：「許。」進云：「恁麼則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師云：「理合如是。」問：「五派綱宗即不問，大開爐韛事如何？」師便打。進云：「煆凡成聖又作麼生？」師復打。進云：「棒頭迸出金剛眼，昆蟲草木盡沾恩。」便禮拜。師云：「切莫詐明頭。」乃云：「今朝結制起七，汝等切忌外覓，但捨內根外塵，管取剎那證入。翻轉業識塵勞，總成解脫道力。如得執卸情忘，白棒還須痛喫。何故？真金須假紅爐煆，一回入火一回新。」

上堂。問：「鳴鐘撾鼓，喚醒江畔；魚龍棒喝，臨時捉敗。穴中狐兔豎拂拈槌明甚麼邊事？」師云：「高著眼。」進云：「即此一句，千古希聞。且道是堂奧中事？門庭邊事？」師云：「截舌三斷。」進云：「恁麼則苕溪波湧曹溪脈，地藏今開臨濟宗。」師云：「一任卜度。」乃云：「山僧橫拈椰栗，無論凡聖俱打。雖然太煞傷慈，以免說真道假。怎奈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此間若有一個半個瞥爾知歸，山僧未肯放過。何故？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若是英俊道流，自然因指識月。」乃舉拂云：「且道是指是月？」遂擲下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春風動天地。」

上堂。「酒肆茶坊，三門佛殿，萬象森羅，吾道一貫。二繇一有，一亦莫守。任運度年華，共慶無何有。」遂擊拂子，下座。

上堂。「倚天長劍，凜凜寒威。」以拂子劃一劃，云：「劃破塵勞結網，截斷生死根株，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裸裸，脫羅籠，赤灑灑，離向背，出沒卷舒，定動圓轉，仔細檢點將來，猶未是衲僧脫略處。秖如脫略一句作麼生道？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底人，始受得人天供養，與他佛祖為師，到處為祥為瑞。且道將何利物？」擊拂子云：「秖憑這柄越塵拂，為雨為霖遍九垓。」

上堂。問：「昔日棲真，今朝度生，未審是同是別？」師云：「橫穿碧落。」進云：「如何是度生境？」師云：「門臨綠水。」「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往來不斷。」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

向上一句事如何？」師打一拂子云：「喫得棒也未？」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閑言語。」乃云：「無垢淨戒光，遍滿河沙界，不離見聞緣，迥超聲色外。然雖如是，若論過量人，亦不作此解。所謂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秖如脫盡廉纖，不涉迷悟一句，如何舉揚？」驀拈拄杖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解制上堂。「結制三七餘日，汝等似覺頑疲，不若豁開門戶，一任南北東西。倘能信腳踏著，復來呈解，莫遲拶著，如解翻身轉。」驀拈拄杖云：「三臺須是大家催。」

師過利濟，請上堂。「緇白大眾，胸次莫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拈來便用，超宗越格。如或停機佇思，出他陰界不得。且道越格一句如何舉揚？」拈杖劃一劃云：「巨靈抬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秀水縣秋涇太平坊信士金行室田氏、唐氏；孫二郎俞淨隆，同室金氏，法名明覺，男永庚；龔世華，同室周氏，虞承祖，同室夏明悅；金有忠法名上安，同室鍾氏；徐明煦母超福；施繼宗，同室顧氏；錢忠憲，同室楊氏；梁義，同室王氏，法名明心；周吉，同室宗氏，法名明慧、明宗；曹師沈茂仟，同室吳氏，法名明源；優婆夷施氏，法名明明，羅門顧氏，法名行明；虞道昇，同室鄒氏；黃門楊氏，法名明心。　　眾信仝助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住檇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住寧波府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順治庚寅五月初三日入院。
山門。「萬派朝宗，千差一致。」以杖指，云：「總持門大開，入者不思議。且作麼生是入門一句？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便入。
韋馱。「若欲降魔及諸外道，不消別法。」乃插香，云：「惟用此要。」
佛殿。「一葉一釋迦，一塵一彌勒。如如不動尊，從來無間隔。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也須作禮。」三拜。
伽藍堂。「昔日靈山，不異今日。若欲遠諸魔累——」遂插香，云：「者裏彼此莫逆。」
祖師室。拈香，云：「者夥老賊，偷心未歇。今日一齊捉敗，管取四時安貼。」
方丈。以杖指，云：「此處甚深，寬闊非外。須是沒量人，運用始自在。且作麼生是運用底句？」復卓一卓，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昇宇柳居士請上堂。以杖指座，云：「者曲彔木上，從前老宿無不說黃道白，究竟有損無益。山僧今日信足跨上，務要諸人踐實。」便陞。拈香祝聖畢，復拈云：「此瓣香奉為台寧兩郡當道尊官及諸鄉紳文學、遠近檀那、緇白大眾，惟願人人懷才抱義，謙讓溫良，祿位高升，千祥駢集。」再拈云：「此瓣香得來久矣，欲隱彌露。第五回爇向爐中，供養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白椎竟，乃云：「第一義諦如小兒戲，不用尋思，直下便是。英靈衲子未言先知，後學初機不妨啟問。」問：「祖印光『騰雨法雨，法雷震地』事如何？」師打，云：「好喫痛棒。」進云：「一句當天開茅塞，截流峰頂鼓洪波。」師云：「閒言語。」進云：「恁麼則嵩呼嶽應，海晏河清也。」師云：「築著磕著。」問：「從上老古錐總向者裏說青道黃，未審新天童如何施設？」師便打。進云：「棒頭拈出無私旨，四眾齊沾雨露恩。」師云：「未信你在。」進云：「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低揖等閑人。」師云：「有甚長處，不妨拈出。」僧擬對，師又打。進云：「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師云：「要且跳不出。」乃云：「年來諸子馳騁四方，歷盡辛勤，終無有益。殊不知人人有一坐具地，從來不欠一絲毫。秖為

契券不明，所以受用不著。山僧契券，審來久矣。」復舉拂子，云：「今日對眾顯示，汝等急須薦取。若向者裏薦得，便解一多互用、小大相融，出入無難，遊戲自在。此回錯過，後悔難追。況值時清道泰，勳貴護持，士庶欣心，人天交慶，自利利他，無所不宜。且道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山房晏息無餘事，永日焚香賀太平。」

上堂。問：「法雨霏霏，天上人間皆普潤。紅爐焰焰，銅頭鐵額總陶鎔。且如何是陶鎔一句？」師云：「好與你一頓。」進云：「漫道學人力氣小，一拳打碎石金剛。」師云：「喫力不少。」僧禮拜。師云：「腳跟下錯過。」乃云：「山僧慣煮無生米，接待五湖雲水僧，不若今朝眾檀信，揮金辦供愈慇懃。雖然如是，須知施而無施、受而無受，施受無心，始成無漏。且作麼生是無漏底句？」乃擲下拂子，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結夏上堂。問：「今日大開爐韛，煆煉聖凡。只如不受煆煉者又作麼生？」師打云：「盡汝神力向甚麼處去？」進云：「渾身當宇宙，遍界任縱橫。」師云：「正好喫棒。」乃云：「山僧二十年前偶一日，冷地裏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性命攝在一微塵裏，並無一人得知。所謂『藏山於海，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去，寐者不覺耳。』今日山僧普告大眾，還信得及麼？如信得及、見得徹，便好休去歇去。如信不及、見不徹，不妨朝參暮參。一朝參到無參處——」遂顧左右云：「始知無處不家山。」

上堂。「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不治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謂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須知一切智地，通無障礙。」舉拂子，云：「要用便用，無不自在。離四句，絕百非。本來成現事，不用涉思惟。」復舉拂子，云：「以此慶檀那，壽算與嵩齊。」

定海防禦使請上堂。「藥師光如來，週遍一切處，不離見聞緣，時人不解顧。若解顧，剎剎塵塵全體露。所謂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在己同己。並無異緣，亦無異念。山僧如此舉揚，用祝遐齡鶴算。且道以何為據？」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觀音成道日，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咸啟圓通門，普請直截入。汝等於此薦得，便與觀音菩薩同得同證、同坐同起，示隨類身，演不思議法，以無緣慈，導利群品。且不思議一句如何吐露？」乃舉拂子，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解夏上堂。問：「齋主虔誠普飯僧，請師為眾唱無生。今朝解制即不問，如何是脫落無生句？」師云：「縱橫得自由。」進云：「不恁麼時如何？」師云：「不到烏江不刎頭。」僧罔措。師叱退，乃云：「山僧於此初番結制，四來禪侶咨決心疑。長期短期，以悟為

期。如木徹悟，解則不宜。所以道『 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露，燒然始到頭。』汝等還得恁麼一回也未？如未得恁麼一回，不得唐喪光陰，空消歲月。仍把瓶盂安舊位，莫教虛費草鞋錢。」

結制上堂。問：「當陽無一物，句裏絕囊藏。請師道一句。」師云：「好個消息。」進云：「西風吹葉落，大地盡皆秋。」師云：「未是汝立地處。」進云：「山頭白浪沸，海底盡風生。」師云：「莫眼花。」乃云：「太白天童，曩稱法窟。汝等來此結冬，自是不類庸俗。須憤決烈志，堅金石心；栗棘蓬勇吞，金剛圈猛跳，一朝伎窮力極，便省從前面貌。」乃舉拂云：「且道者是金剛圈，是栗棘蓬？眾中可有判斷得底麼？若判得，不必跏趺禪榻，禁足九旬；便好掀倒禪床，喝散大眾，豈不暢哉！如判不得，須惜寸陰金不易，莫教空白少年頭。」

朔日上堂。「了得一，萬事畢，坐臥經行無不適。但得心安處處安，那管山林并井邑。既無取，亦無捨，點頭便是歸來也。歸與未歸且止，秖如一作麼生了？還有道得底麼？直饒道得了處分明，木上座未肯放過在。何故？真金不假紅爐煆，濟眾安能遍大千。」

保安上堂。問：「箭鋒相拄即不問，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便打。進云：「懸崖撒手去也。」師云：「險。」進云：「太白峰頭忽粉碎，玲瓏巖上現全身。」師云：「閒言語。」乃云：「山僧每常陞座，要且無法可說。此日檀信致誠，權引善財拾藥。」乃舉拂云：「善財來也，汝等見麼？於此見得，佛病祖病當下豁然，黑業白業剎那解脫。不用祈福迎祥，管取四時安樂。且道以何為驗？」復舉拂，云：「自從解用無根藥，縱有耆婆也不中。」擲拂子，下座。

臘八授戒，上堂。「堪笑釋迦老子，當年志不丈夫。捨卻皇宮內院，撞入雪嶺躊躇。偶爾明星夜燦，抬眸打失烏珠。至今無人救得，鑑物不解分疏。眾中可有救得底麼？如救不得，是者老漢自作自受；若或救得，三聚淨戒不待攝而自攝矣。只如饒益有情一句又作麼生？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上堂。「汝等未到天童寺，將謂天童異世間。及乎到來親目擊，依然松竹倚青山。明明松竹林，明明祖師意。若或瞥爾情生，未免觸途成滯。且道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顯示？」驀拈拄杖，云：「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問：「鏡清道：『 新年頭有佛法。』明教道：『 新年頭無佛法。』到這裏如何得恰好去？」師云：「還見老僧麼？」進云：「坐斷有無俱不立，斬新別是一乾坤。」師云：「奈汝腳跟下錯過。」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以拄杖卓一卓。進云：「卻是和尚錯過。」師云：「山僧失利。」乃舉起拄杖，云：「歲朝把

筆，諸事大吉。應時納祐，慶無不宜。」遂畫一畫，云：「只消一筆，書盡三藏，惟許山僧，不時轉唱。且道山僧有何憑據便乃如斯？」復卓一卓，云：「自從舞遍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上堂。問：「從上宗乘即不問，作家相見事如何？」師云：「有眼如盲。」進云：「可謂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和尚向甚處安身立命？」師豎拂，云：「見麼？」進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云：「錯。」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若作話會，入地獄如箭射。」問：「天開壽域則且止。如何是慶讚一句？」師云：「庭前獅柏。」進云：「恁麼則常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云：「四季長春。」進云：「且道威音那畔，空劫已前，還有壽量也無？」師云：「腦後薦取。」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老僧不受汝塗污。」乃云：「欲識生前面目，切莫前思後算。但能息慮忘緣，觸目頭頭露現。自他不隔一毫，始終不離當念。大眾切莫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慈氏宮中望生內院。」遂擊禪床，下座。

師過松陵接待寺，上堂。仲廉問：「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只如性作麼生見？」師云：「未問已前會取。」士云：「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師云：「眼閉腳直。」士云：「脫得生死方知去處，四大分離時向甚麼處去？」師云：「八方通透。」士云：「與麼，則絕學無為閒道人也。」師云：「看腳下。」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審笑個甚麼？」師豎拂，云：「會麼？」士云：「和尚高登寶座，現大人相，與世尊是同是別？」師云：「分身兩處看。」士云：「杲日當空，大眾仰賴去也。」師云：「且信一半。」乃云：「松陵勝地，自古通衢。世外道人，無不遊歷。主賓會合，快意倍嘗。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無生曲子，妙絕希聲。如未離見超情，莫能聞其極致。且道無生曲子如何舉唱？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銜笙井底吹。」

師過崑山西寺，上堂。「春光灼灼，和氣藹然。法法頭頭，總非外物。此事從來無間，何須列主分賓。十成八字打開，遍界光輝溢目。點即不到，親之不得；到即不點，疏之有餘。若或俯首躊躇，未免當面晦卻。且道不立主賓混融一句如何展演？長安市上家家月，春草池塘處處蛙。」

師過海昌佛牙，石樵法孫請上堂。「威音王已前，塵塵佛牙露。自古至今時，覿面無回互。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不得，捨不得。動念即乖，強言則隔。且道畢竟如何？」乃擲下拂子，云：「觸目不須他處覓，大千何處不毘盧。」

解制上堂。「舊冬結制，將無作有。新春解制，以實為虛。縱有十分相為，怎如覿體提持。所以山僧素常接待，問著便棒。其實赤心

片片，怎奈負恩者多。不見昔日德山道：『 老漢者裏無論凡來也打，聖來也打，只要打著個獨脫底。』此間設有獨脫底，山僧不似雪竇壓良為賤，喚伊洗腳。但更與一頓，趁出門外。何故？秖因信義從來切，未肯糢糊放過關。」

師過武林報國院，請上堂。問：「擊鼓鳴鐘，法王陞座。四眾雲臻，願聞法要。只如鐘鼓未鳴時如何？」師云：「好個消息。」進云：「恁麼則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亙古今。」師云：「錯會者多。」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只恐不是玉。」問：「一天風雨，本從太白峰來；遍灑群情，緇素咸蒙潤澤。即今報國家風則不問，如何是直上天童一句？」師云：「有船乘船，無船步行。」進云：「獅子遊行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師云：「照顧腳下。」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正好喫棒。」乃云：「法無定相，建立由人。列主分賓，無可不可。若也分去，落霞孤鶩齊飛；若或不分，秋水長天一色。然雖如是，猶涉程限。不見五祖道：『 我者裏如馬前相撲倒便休。』那有計較安排處？可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片言能折獄，一諾千鈞重。諾與不諾且止，且道報國裕民一句如何舉揚？道泰不傳天子敕，時清休唱太平歌。」

上堂。「日昨瑞雪滿庭，普賢全彰勝行。第恐南泉到來，未免痛喫一頓。何謂如此？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惟許無依道人，聽憑隨處安貼。且道無依道人有甚長處？」驀拈拄杖，顧左右，云：「汝等還見麼？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

披剃，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一念絕羅籠，塵塵盡解脫。若能於此領略得去，不獨脫離塵網、釋其愛纏，親恩佛恩悉皆報畢。如未領略，還當剃除鬚髮，圓頂方袍，依止叢林，親覲宿德。一朝築著磕著，慶快生平。須知世俗家易出，無為家最難。出得無為家，定動始相安。且道出後合作麼生？」置拂子，云：「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端午上堂。「今朝端陽節，妖[女*圣]齊兢出。世上諸男女，門挂菖蒲逐。惟我衲僧家，沒些子伎倆。幸無彼此心，群魔悉皈向。直得魔佛混融，互為主伴，縱有大力魔王，也須合掌讚善。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乃爾如斯？」遂拍左肘，云：「從上家私俱蕩盡，惟有神符肘後懸。」

上堂。「人人有個生緣，究竟不離目前。如十日並照，無不分明。怎奈問著十人，五雙不知落處。只因觸境情生，迷而不悟。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茲因虎山錢檀護母難之期，謹請山僧陞於此座，舉揚此段因緣，用報劬勞罔極之恩。殊不知未陞座前，早為說法報答了也。如委悉得去，親恩佛恩悉皆報畢。如未委悉，也須朝參暮參

始得。且道應時慶祝一句如何展演？」乃擊拂，云：「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煙。仙家不解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復擊一擊，下座。

上堂。師云：「窮崖僻壑，古寺禪房，入秋已來，不勝清冷。內外道流，幸安寂寞。今朝撾鼓登堂，宛如大死復活。眼裏也著，耳裏也著。英俊者契證無餘，儜瘝者未免自縛。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昔日先師會下，萬指圍繞，染法味者頗多，追法乳者誰切。山僧舉揚般若，以報先師莫大之恩，可謂冤有頭債有主。從前得力處，一句超今古。且道是甚麼句？」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汝等還委悉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師云：「今朝九月初一日，務要諸人盡徹的。既然請登曲彔木，乃舉般若波羅蜜。大眾！般若如大火聚，四面莫能入，擬之則燎卻面門。如未超情越量，未免焦頭爛額。」遂舉拂，云：「山僧者裏素無障礙。若要便舉，無不暢快。且道這裏是甚麼所在？」復畫一畫，云：「驀直一條官馬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上堂。「千里同風彼此知，睽違許久不無疑。日前接得真消息，始信渠儂不負師。然雖如是，且道同聲相應一句如何展演？」擊拂云：「妙舞不須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結制上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吾門衲子，陶誘相當。」乃舉拂，云：「大眾！須知這個，陰陽攝不得，寒暑莫能催；處動嘗寂，居塵不染；淨裸裸無依，赤灑灑全露；轉無上法輪，顯示正法眼。于斯領略，始不負行腳初心。如未諳此，不免重說偈言。」遂擊拂，云：「正法輪已轉。」復舉起，云：「正法眼已示。胸次更若狐疑——」連擊拂，云：「大家急著眼覷。」

上堂。「欲造佛祖閫域，須知本無難易。」乃擊拂，云：「這裏挨身入得，管教千差一致。苟若情生智隔，卻被五陰魔昧。所謂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從上佛祖，莫不于無是非處興無緣慈，度諸含識。然而終日說法，無法可說；終日度生，無生可度。彼既丈夫我亦爾，切勿于中分彼此。且道截斷是非一句如何舉揚？」復擊拂，云：「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

上堂。「今日雖則陞座，其實無法可說。惟囑現前大眾，切忌妄生卜度。豈不聞昔人生心受供，尚被淨明所訶，況卜度乎！所以道：『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但得本，何愁末，舉止施為，無非妙作。且道自利利他一句如何剖露？恒持清淨無為化，為雨為霖遍九垓。」

冬至上堂。「法身無相，遍滿乾坤。智鑑洞明，十虛無間。一陽來復，萬物春回。大地群情，均承恩力。且道無陰陽地上還承此恩力也無？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雪菴問：「今日陞堂即不問，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便打。進云：「怎奈鉤頭有餌，秤尾無星。」師云：「汝不是衝浪金鱗。」菴云：「自從踏破千差路，直向毘盧頂上行。」師云：「險。」菴云：「大眾證明。」師復打：「且道是賞汝罰汝？」乃云：「昔日懶融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人天送供。及見之後，百鳥無蹤，人天絕跡。汝等還見懶融麼？不見道了鬼神覷，不破之機絕是非。不相干之地，非常情可測。山僧這裏雖無如是人，卻有過他處。不惟消得檀信施，亦與後人作標榜。且道不涉迷悟一句如何舉揚？三事衲衣青嶂外，一鑪沉水碧雲中。」

上堂。「常言道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靈機廓徹，習染消融。蓋色騎聲，卷舒自在。且道應時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拈起衣，云：「汝等還見麼？將此袈裟常掛體，時與緇流結法緣。」

歲朝上堂。止休問：「數樹梅花向日開，無限春風匝地來。不涉新舊一句子，請師指點暢人懷。」師云：「好喫痛棒。」進云：「恁麼則獨露無私去也。」師云：「如何是你獨露無私句？」進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非汝境界。」進云：「也要和尚疑著。」師噓一噓。問：「世尊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不審和尚陞座說何法要？」師便打。僧一喝，師復打。乃舉拄杖，云：「去年歲朝，把筆一揮，書盡三藏。雖然文彩已彰，究竟毫端未放。今年歲朝——」把筆遂畫一畫，云：「一揮書盡儒典。雖然毫端已放，究竟文彩未顯。且道其中義理還有優劣也無？」便下座。

解制上堂。肯喏問：「天童解制，龍象雲興。和尚還是放行好，把住好？」師云：「不在這兩頭。」進云：「恁麼則橫擔榔栗，獨步大方去也。」師云：「走煞閻黎。」進云：「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師云：「腳跟下錯過三千里。」得本問：「解制結制即不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人？」師云：「老僧不識。」進云：「摑碎太虛空，毘盧頂上行。」師云：「閒言語。」進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云：「閒言語。」乃云：「三冬結制，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縱有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的到來，也只結舌有分。今朝不免放條活路，江北江南聽其去住。前頭如遇把關人，當頭拶著勿罔措。且道出門一句作麼生道？」驀卓拄杖，云：「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

上堂。「山僧四大不強，無能為眾說法。」遂拈拄杖，云：「惟這木上座，雖則全無孔竅，卻能善說法要。」擊香几，云：「切莫隨伊顛倒。不見古人道：『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智。』須知智不到處，切忌道著。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當陽指畫伊。」

師誕上堂。「老僧年來癡癡憨憨，懵懵懂懂，尚不見有世法，焉有佛法可說。茲因老朽母難之辰，內外堅請，不免陞座。且道說個甚麼即得？若道老朽今日生乃是誑言，不道今日生亦是妄語。若道生本無生，滅亦非滅，正是三家村裏座主見解，自是唐塞諸人不得。幸有從前脫盡廉纖的一著子，略為顯示。」遂擲下拂，云：「莫把是非來辨我，從前穿鑿不相關。」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住華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門人行謐等編

示眾

通玄示眾。「大眾！現成公案不用參詳，等閒起坐乃正覺場。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受用無窮。如未委悉，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示眾。以拄杖卓一卓，云：「者事本自現成，不假絲毫造作。擬欲參禪，早錯了也。所以山僧素嘗接待方來，不用尖新辭句，唯用一條白棒。凡擬議便棒，不擬議亦棒。擬不擬俱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設有個衲僧聞山僧恁麼道，湧身出眾，震威一喝，返驗山僧：『且道這一喝是殺是活？』山僧但徐徐向伊道：『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彌。』」

示眾。「諸兄弟無不急切參禪，殊不知有心參禪成妄想，無心參禪落無記。敢問諸兄弟且作麼生參？有伶俐底試出眾道看？」時有云云者，師皆不諾，乃云：「一眾既然不善參詳，拄杖子不免為諸人通個消息。」遂以拄杖卓一卓，便行。

示眾。舉：「風穴在南院會下作園頭。院一日到園，問：『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院云：『我這裏即不然。』穴問：『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便豁然開悟。山僧今將二老宿見解與諸人決破。南院恁麼商量棒頭下事，正是管見窺斑。若論全虎，須是棒下情與無情如桶底脫去，始乃相應。風穴雖則一期悟去，未免向無生忍裏坐地，若要做個沒量大人，更須喫棒始得。即今還有沒量大人麼？不妨出眾與山僧棒頭相見。」良久，無人出眾，乃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示眾。「昔日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先師亦道：『一棒不作一棒用。』已是八字打開了也。若更踏步向前，真是皮下無血之輩。昨晚山僧舉揚南院、風穴二老宿商量棒頭下事，未免剝削古人。雖則打草驚蛇，其實看孔著楔。汝等諸人要識二老即易，要識山僧則難。何故？」驀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示眾。「日來諸人不倦參請，只是往往錯過山僧棒頭。不惟不知錯過處，而返生多種狂解，道：『者棒如大火聚，四面不能入，擬之則燎卻面門。』又道：『者棒如金剛王寶劍，截斷聖凡情。不落有無見，破除生死窠窟，迥脫羅籠之表。』如斯狂解，深屈山僧棒

頭。汝等諸人要識山僧棒頭麼？」驀拈拄杖，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示眾。「諸佛諸祖頂[寧*頁]門，一一棒頭俱漏泄。若作佛法會，知君猶未瞥。不作佛法會，眼中已著屑。畢竟如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不別，不別。適纔有僧問棒頭下事，山僧隨手下一探竿，切恐諸人錯會。若道知痛痒底是，正是喚奴作郎，認賊為子。若道不知痛痒，人非土木，安得不知？不見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怎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即今還有不落是非底麼？試出眾道看。」時有僧纔出，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示眾。「昔日釋迦老子道：『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乃舉起拄杖，云：「這是拄杖子，諸人共知共見。且作麼生是知見無見底道理？」遂靠拄杖，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為讎。」

示眾。舉：「趙州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道：『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諸人還護惜也無？』趙州老漢恁麼舉揚，可謂寸刃不施，皇化已遍。雖則騰身閫外，要且躲避無門。汝等諸人要識趙州老漢麼？也秖是個觀音院裏燒牛糞底老和尚。」

示眾。「從上老宿，大有韜略。能擒能縱，能殺能活。山僧雖無如是伎能，單單秖善解黏去縛。解卻黏，釋卻縛，珍重諸君休咬嚼。適纔惟德禪人進方丈，問棒下意旨如何。山僧答：『一棒一條痕，一握一掌血。』德罔措。山僧云：『擬議即不得。』德猶問：『畢竟意旨如何？』山僧云：『猶要打在。』德禮拜而出。即今惟德可在這裡麼？」德便出眾。師云：「汝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德云：「畢竟意旨如何？」師云：「被子一問，瓦解冰消。」德便禮拜。師云：「汝是何道理便禮拜？」德擬議，師驀頭一棒，歸方丈。

示眾。「汝等若要易明此事，須向省力處看。若或著意忖量，終無透脫之期。二六時中，但能於心無心，於物無物，心心不異，念念無私，便見透脫分曉。有何心而不契？有何法而不融？如肯直下承當，頓證自家境界。且安分一句，如何通信？飢餐渴飲，閒坐困眠。」

示眾。「法身報身化身，山僧一串穿卻。雖然太煞省要，免得諸人摸索。大眾，好快樂！」驀拈拄杖，卓一卓，云：「祥麟只有一隻角。」

示眾。「昔日古德道：『 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又有者道：『 欲明此事，須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又有者道：『 不怕念起，惟恐覺遲。』這三尊宿雖則為人痛滴滴地，仔細撿點將來，不無鈍置人家男女。山僧不然，但道：『 念起隨伊起，念滅隨伊滅。一切聽憑伊，莫管甚時節。』何謂如此？不見道：『 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示眾。「吾有一券，超情離欲。從古至今，光新萬物。」舉起拄杖，云：「眾兄弟見麼？萬派皆歸海，千山悉仰宗。」

示眾。「昔日雲門道：『 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此老如此提持，可以稱善，但不經撿點。何故？等閒行便行、坐便坐，用舉用顧作麼？然雖如是，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

示眾。「昔日德山老漢道：『 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若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汝等諸人即今還有與德山老漢相見底麼？如無，山僧與伊相見去也。」乃云：「夜來伸腳支頭睡，不怕人來偷枕頭。」

示眾。舉：「教中道：『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有等無智慧男子聞知，便向無分別處成窠作窟，殊不知正是避溺而投火。且作麼生得無過去？意地但無諸所見，天涯何處不逍遙。」

除夕示眾。「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晚乃為最後晚。佛法禪道不須提，大家且只捧茶盞。何故？爆竹已催殘臘去，明晨依舊日東昇。」

棲真示眾。「古人道：『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汝等諸人還有向耳目不到處道得底麼？試出眾道看。」時有云云者，師皆叱退，乃云：「有等超聲越色底，未免太孤；有等和聲混色底，又卻太奢。還有不落孤奢底麼？好來山僧手裏請棒喫。」

示眾。「獅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驀拈拄杖云：「這不是獅子吼。」復卓一卓，云：「豈不是無畏說？汝等若或眼孔定動，性命早已失卻。山僧恁麼道，也須是個獅子兒始得。若非獅子兒，未免貪觀白浪，失卻手橈。」

示眾。「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生死若切，千差路絕，一道直如絃，古今無異轍。若或打入知見網中，永劫無有了日。所以道：『 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敢問諸兄弟：且道絕卻凡聖二路，作麼生學？試出眾道看。」時有云云者，師皆不諾，乃云：「汝等既不解道，老僧只得自道去也。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示眾。「古人道：『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所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汝等還委悉麼？如

未委悉，老僧再將平日受用處，與汝諸人通個消息。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常知無別知，村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溪西。」
示眾。「昔日高峰祖師道：『 海底泥牛銜月走，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撿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老僧亦有四句，雖無如是奇特，亦不在高峰之下。天晴日頭出，雨下地皮濕，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撿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且道是那一句？試撿點看。如撿點不出，普請喫茶去。」
示眾。「古人道：『 緜心生故，種種法生；緜法生故，種種心生。設使心法雙忘，猶未是衲僧親切處。』且如何是衲僧親切處？」舉起拄杖云：「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還見古人與今人麼？晚來微露濕庭階。」復喝一喝，云：「若不喝住，只管念去，有甚了期？」
示眾。「參禪被禪縛，不參卻成現，舉似諸禪人，切恐生厭賤。不厭賤，卻成片，萬象森羅全體現。然雖如是，也須自肯始得。若不自肯，終非俊敏。眾中還有自肯者麼？若有，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示眾。「結制二七日，內外咸作逆，若或不作逆，老僧便歡適。汝等還知作逆處麼？尋言逐句是作逆，攝心內照是作逆，觀心內澄是作逆，忖度思惟是作逆。若欲不作逆，胸次莫固必。何故？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
開示。「現成公案，不用忖量，直下洞明，了無異轍。但是諸君，情存知見，意涉多途，故不證得。若肯直下承當，便見根身器界、萬象森羅，一一宣明第一義諦。然雖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何故？不見道：『 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開示。「現前諸公，欲明此段大事因緣，須是外離塵境，內絕忖思。坐斷聖凡情，不落有無見始明得。他古人道：『 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底說話，在座諸公要明這卷經麼？」乃舉扇云：「下文繁長，付在來日。」遂放下扇，云：「請茶。」
開示。「汝等若欲洞明此事，須是千差路絕，念慮情忘，分別心息，始有入首處。若或將心內照、觀心內澄，總是無風匝匝之波，于本分中了無交涉。不見龐公道：『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嘗圍遶？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汝等若能于此見得，便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如未見得，異日閻羅老子大有著汝諸人處在。」

開示。「年來四方兵戈擾攘，無片地可安，唯天童祖席，慈光照耀，一眾平穩。所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若不於此打教徹去，乃是自棄。豈不聞昔之哲侍者脅不沾蓆，有勸其寢者，渠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被妄習所牽。』汝輩何人乃爾懈怠？此事雖則本來成現，不假安排。其奈無量劫來，習染濃厚，被心意識，使得七顛八倒，無自繇分。若不滅裂，一回終難負荷。汝等要識，不涉心意識句麼？」驀拈拄杖顧左右云：「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小參

壬午冬結制小參。「今日通玄結制，且喜全無做造。雖然一眾端肅，未嘗別更衣帽，唯有露柱燈籠，旦暮不勝冷笑。大眾！且道露柱燈籠笑個甚麼？還是笑結制欠嚴、笑說禪不富？若道結制欠嚴，居山衲子當合如是。若道說禪不富，曹溪一脈豈在言豐？既然不在這兩端，畢竟淆訛在甚麼處？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便是出格道人；脫或未然，且聽山僧直截剖判。」以拂子擊禪床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

小參。「個中一著，迥脫情塵，纔涉思惟，白雲萬里。汝等諸人，何不直截承當，以免勞神役志？若然承當得下，不枉趙居士施金辦供，可謂功不浪施。脫或未然，山僧不免葛藤一上。若道有解有結，正是無繩自縛；若道無結無解，大似平地喫交。若總不恁麼，猶是野狐見解。畢竟如何？解開布袋無拘束，放出溈山水牯牛。」

小參。「敘吾陳居士，時值耳順之年，方始回心向道，故偕子來山，施金辦供，乞吾舉揚宗旨。殊不知宗旨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若欲透脫死生，須是坐斷情塵意想，不落見聞覺知，始有相親分。若到與麼田地，切不得舉意承當。若舉意承當，則遠之遠矣。所謂有念盡成煩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

除夕小參。「古德烹露地白牛分歲，山僧煮透海烏雞過年，不用文武火燒，放下自然頓熟，普同供養，一任飽餐。此時休論主賓，便見滿門和氣；不嫌滋味薄，便是好禪和。且道應時一句如何舉唱？」乃云：「今宵當合勤斟茗，明晨端祝聖明君。」

小參。「昔日大慧遠祖慣以竹篦子話勘驗來學，往者以謂此話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而本形自現。如此註腳，乃是依通，誠非的旨。其奈久久轉見弊生，邇之學者，凡遇宗師，舉此話便下喝，及乎向伊喝下搜看，咸在無觸背處躲根。殊不知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

頭，若無一絲頭，縱橫得自由。設有問：『 如何是自由底句？』但向伊道：『 山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峰西。』」
小參。「今晨此舉，乃玉城韓居士為令先君誕生之日，并先慈三週全吉之時，謹請山僧舉揚般若，用酬至恩。但般若分上，生死二字無處安著。豈不聞先德道：『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又道『 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識取不變不動。若然識取得去，於聲色堆頭脫略見聞，自古及今，曾無間隔現前。大眾！既是古今無間，且道韓公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還有道得底麼？如道不得，山僧只得借渠鼻孔為汝諸人通個消息。」遂顧左右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小參。「都監今夜設茶座，元不勝虔請，既然一眾臨筵，須是一回痛飲。飲則任君飲，啜則任君啜，須是知些滋味始得。所以古人道：『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唯我衲僧家又且不然，無論智與愚、強與弱，信手拈杯，無不快樂。且作麼生是快樂底句？」遂舉杯云：「大眾見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小參。「今朝此設，端為薦資，還有助哀者麼？」僧問：「朔風凜凜，萬木凋傷，未審亡靈向甚麼處去？」師云：「左山右林。」進云：「恁麼則從教寒暑重遷變，青山依舊白雲中。」師云：「這是甚麼所在？」進云：「言前頓入無生忍，人間天上獨為尊。」師云：「閒言語。」進云：「蒙師法施，恩大難酬。」師打云：「更須喫棒。」乃云：「生是死之基，死是生之本，生死兩超然，始徹無生忍，無生忍，絕傷嗟，放下從前愛想，便見凡聖不差。差與不差則且止。且道嚴氏孺人即今在甚麼處？一毫頭上通消息，剎剎塵塵現勝身。」
除夕小參。「古之參學高士，以今晚為生死交謝之時，慮道業不辦，故乃如此。我此現前諸兄弟，雖則為道不下古人，但契悟者指不多屈，雖有數輩，奈何見尚未圓，有向聲色未萌之先契悟者，未免死了不得活，有向言句中解會者，又卻活了不得死。活了不得死，置之弗論。死了不得活者，山僧今晚不惜唇皮與伊點破。須知聲色初非外物，所以古人道：『 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又道：『 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元無物，體用何妨分不分？』若也分，一雙孤雁撲地高飛；若也不分，一對鴛鴦池中獨宿。分與不分，與汝諸人一并拈卻。喫飯濟饑，飲水定渴，管取二六時中灑灑落落。設有問：『 據個甚麼得恁麼自在？』但道：『 自從舞遍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復舉：「僧問安澄禪師：『 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澄云：『 作

麼生？』僧云：『 恁麼則不受歲也。』澄云：『 城上已吹新歲角，窗前猶點舊年燈。』僧云：『 如何是舊年燈？』澄云：『 臘月三十日。』」師云：「高安與麼答話，可謂順水行舟，不資餘力。若據山僧則不然，如問：『 舊年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但向道：『 隨分。』不獨坐斷者僧舌頭，且與后人作個標榜。如何是后人標榜？從來無向背，那得有親疏？」

小參。師以拂子擊一擊，云：「陳氏孺人！還知超生死、越涅槃，不離這個消息麼？若或未知，山僧更為解說。三界非有，萬法無實；妄念不生，諸緣寢息。所以道：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既然悉皆是幻，何更求生西方？但能捨卻妄緣，遍界無非淨域。」

小參。「現成公案，迥絕安排，纔擬分疏，便成剩法。所以道：參禪被禪隔，看教被教隔，持咒被咒隔，念佛被佛隔。設總不恁麼，亦被總不恁麼隔。且道淆訛在甚麼處？」良久，云：「叮嚀損君德，無言最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小參。以拂子擊柩云：「悔公還知這裏古今不異麼？如向這裏薦得，便見昔日名標金榜、聲播寰中，這裏未嘗榮。適來削髮披緇、韜光晦跡，這裏亦未嘗辱。既無榮又無辱，須信這裏無委曲。況今全身放下，已臥寂場。正恁麼時，切勿疑惑。何故？」復以拂子指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小參。「光陰迅速，時不待人，纔方結制，已是二十餘日了也。若不得一回猛惺，異日閻老子算飯錢有日在。須知此事是極現成底，纔擬尋思便成剩法，纔入陰界便不堪也。還有道得底麼？設使道得，未免落七落八。」拽杖便歸方丈。

除夕小參。「四來兄弟，道聚山中，內外相安，禪林慶幸。惟愧老朽，素無所蓄，無可分歲。喜得曩時，於火爐邊拾得五祖底一枚銕酸餡，拋向諸人面前，眼親手快者，當下咬破，便見百味具足，永息饑虛，饒益將來，綿綿不絕，如咬不破，自是諸人根性遲鈍，莫謂荒疏，無可款待。時寒久立，各宜珍重。」

小參。以拂子擊幀云：「張氏孺人惺惺著。愛河滾滾，識浪汪洋。若欲浪靜波平，切勿生疑怖畏。但將從前愛想一時放下，不假慈舟彼岸登矣。所謂繇心生，故種種法生。心若不生，諸緣不有。張氏孺人若向這裏薦得，便見無量劫來至於今日，未嘗生、未嘗滅，未嘗去、未嘗來，如如本體湛然不動。且道即今薦拔一句如何顯示？」復以拂子擊影云：「內院不消輕一擊，妙寶樓閣應時開。」

除夕小參。師云：「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世人生異見，將謂有年期。殊不知古之天地日月，即今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即今萬物性情，從來不移易一絲毫，何得於中說新舊？看他先德或同

眾、或自處，如癡似兀，任運度時，一言半句載之方冊，千古之下令人欣慕。以今較昔，何啻天淵？雖是逆耳之言，三十年後卻用得著。各請歸寮，善時保愛。」

晚參

「古寺山房，不勝寬廣，經行坐臥，常在其中。老幼安居平等性智，若起一毫凡聖情念，乃是自生障礙，不起一毫凡聖情念，亦未是衲僧了事處。且作麼生是諸人了事處？試出眾道看。」時有僧出，師便打云：「腳跟下錯過三千里。」復云：「還有麼？」良久，無對。師云：「汝等既不解道，老僧自道去也。」驀拈拄杖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復舉：「雲門道：『舉不顧，即差誤。擬思量，何劫悟？』只如不思量時，又悟個甚麼？試道看。有麼？」眾無對。師云：「無端，無端。」遂拽杖歸方丈。

法語

示九霞劉公：諸佛諸祖所貴成現，只要當人自肯耳。若或入于意想，逐其聲色，於本分中翻成分外。檀越之省要處，料不在此說中。第恐智人面前有三尺暗，故引筆及此，如能體之言外，則大智現前矣。

示周居士：思劬勞，奉甘旨，至今猶惓惓于念，為人子者之所當然。如論大孝，此亦小節，須向情未生、念未起時，一眼覷破本來面目，劬勞之恩不待報而報矣。又豈在侍慈顏、奉甘旨而為孝乎？然令先慈生平節操水霜，以念佛為急務，而志不可奪，殊不知未舉念時，早與彌陀覿面矣。

普說

普說。「近時參學者，大有淆訛。偶有一知半見，便為極致，不求深進。坐在窠窟中，不自覺知。如此輩人，誠為痛惜。有輩以擊石火閃電機。眨眼便錯過上，將謂越格超群，殊不知未出大慧遠祖排擯。縱然會得的的當當，不過增一所知耳。有輩道：言句乃載道之器，不可不知，便向言句中作穿鑿。直饒穿鑿得攢花簇錦，於己分中了無交涉。有輩道：此事不在言句上。便與言句為仇敵，凡舉言句便乃搖首一坐，坐在無事甲裏，千牛挽他不出。如此等輩猶為可

笑。有輩道：以總不恁麼為越量，一味硬作主張。如此見解，閻老面前喫鐵棒有日在。」

警策

警策。師云：「適纔座元并諸執事進方丈，請落堂警策。大眾！彼時聞之，不覺冷笑。何故？我此一眾，咸是英特之士、豪傑丈夫，況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辭千里之程，來到通玄峰頂，豈肯因循過日、荏苒度時，待予警策而後猛發哉？然雖如是，第恐在外年深、參尋日久，四大疲懈，不或增進者有之。老僧只得向諸人前舉則現成公案，以成助發之緣。記得古人道：『 結制三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又道：『 結制三日也，燈籠露柱作麼生？』又有道：『 結制三日也，諸上座作麼生？』這幾尊宿？各各一期稱提，將謂不落窠臼，仔細檢點將來，未免黏牙綴齒。若是林上座則不然，但道：『 結制三日也，汝等諸人幸各無恙。』是則也是，切忌作無事會去。既不作無事會，卻作甚麼會？仲冬嚴寒，伏惟珍重！」時有僧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師和聲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卻轉身顧首座云：「適纔錯打這僧。」座擬議，師與驀頭一棒，歸方丈。

因事策眾。「老僧幼時曾閱教乘記，得釋迦老子於過去因中行菩薩道，能以國城妻子布施，乃至以身命布施，了無吝惜。山僧將謂無第二人。今去釋迦老子二千餘年，復有其人截指布施，以作供養。若非夙乘願力者，莫能然耳。觀此善士，其解脫可知。現前大眾須知信施難消，若不了道，酬償有日在。」

誡勉

「時臨末法，而吾佛慧命將沉之際，凡有志繼紹法門者，須當深藏雲壑、晦跡韜名，真操實履，無論歲稔，直待霜露果熟，人天推出，方可為人。若或輕意苟為者，此乃裨販之輩，非吾徒也。嗣後如有不遵其訓者，吾當鳴鼓攻之。」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信士弟子助刻姓氏列于左)

(羅明震同室許氏，法名明泰； 羅明能同室張氏，法名明朗； 懷尚珍同室鄒氏、次俞氏； 錢門沈氏，法名明昱； 高行芳同室氏，法名行吉； 吳吉士， 沈應芳， 張明南， 馬爾仁， 黃繼芳， 陳士昌， 陳益， 曹那相， 錢邦信， 姚國昌， 計關住， 羅萬里，夏士賓； 黃國臣 同室戴氏； 莫瑞同室朱氏)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住樴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拈頌

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三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此二老宿一期稱提，可謂出人頭地。若欲扶樹臨濟正宗，猶未得在。

長劍倚天光燦爛，千敲百拶煉將來，而今擲出從君看，凜凜清風遍九垓。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興化為人，可謂深入虎穴，只是不得虎子。克賓雖則咬牙喫棒，大似夢還故鄉。若是伶俐衲僧，管教興化棒折。

正令全提佛祖迷，那許禪流墮窠窟，殺活棒頭親喫了，如何不碎腦門骨？

臨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這兩個漢大似兩口古鏡，若無臨濟與伊稱賞，怎得交光相映皎皎圓明？

直下輪槌也不殊，謾將涎舌費分疏，真誠報與參玄客，那個男兒不丈夫。

臨濟示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怎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

臨濟口惡心慈，三聖便揚家醜。

氣盡形枯話斷腸，隨聲一喝為宣揚。信知喪業亡家子，脫體涼[颱-台+羞]鼓大唐。

興化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

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這兩父子，大似一隊無孔鐵鎚，看他你擲我拋，遞相抑揚有準。雖則二俱敏手，旻德未免輸他一籌，被伊塗污面門，至今羞慚無地。

大開東閣接高賓，下榻還他臥榻人，不是侯門貴公子，那能杯酒遞相斟？

德山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德山行令果嚴，只是不合捨此趨彼。這僧棒雖喫了，只是不知落處。

拋綸擲釣擬鯤鯨，卻值鯨鰲躍別津。可惜一雙擘海手，未曾攪得臥龍鱗。

德山一日因飯遲，托缽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師果三年而沒。

德山父子善能六韜三略，文武齊施，可惜不逢識者。當時我若在會，見他父子與麼，但向他道：「瞞我不得。」不惟令他父子伎倆全消，亦免後人鑽龜打瓦。

兵行詭道應防險，佛口蛇心何足誇？可恨不逢穿耳客，當陽錯過好生涯。

丹霞訪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只是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

侍者瞠眼寐語，累他國師寢食不安；丹霞雖解就地埋人，殊不顧傍人看破。還有知他侍者喫棒、丹霞稱賞國師底麼？試道看。

端居丈室獨安眠，不憶春花落檻前，可恨遊蜂胡亂弄，至今趕向草堤邊。

溈山示眾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條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溈山一身充兩役，到底功不成名不就。仰山雖解扶豎，終是家業喪亡。

脫卻皮毛卸卻衣，一身爛潰遍邦屍，熏天臭氣無回互，嗅著些兒萬鬼悲。

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若。」曰：「飲者如何？」州云：「死。」峰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這僧擔枷帶扭罪犯彌天，只得泥首求救。二老雖與敲枷打鎖、雪罪釋刑，第恐情理難容。還有識他雪老不答話底麼？堪笑堪悲。

此僧罪狀實難描，惟有兩翁手段高，冷被雪峰藏筆法，至今疑殺幾英豪。

陳操尚書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腳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陳操可謂善識休咎，鬧裏換人眼睛。這僧雖則舉首逞奇，可惜還同受屈。

驀喚抬眸已露珠，神光不覺射群儒，可憐逐塊迷源者，錯過聲前魯大夫。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座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瞿曇女子敲唱俱隨，罔明文殊接拍成令。雖是胡羌梵曲，卻也令人瞻觀。

縱然弄得機關巧，只是不經識者看。今日與君說破了，瞿曇女子為誰瞞？

南泉菴主時，有一僧到菴，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卻一時打破家事，就床臥。師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個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這僧與麼行腳，驢年也沒個住處。南泉與麼接待，極是沒量大人，爭奈彼此不無鈍置。

這僧擬識南泉面，打破家私就榻眠，不憶二邊俱看破，至今千載見無緣。

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常令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菴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個俗漢。」遂趁出，燒卻菴。

這僧只解閉門造車，不解開門合轍。者婆不但眨眼殺人，亦能眨眼活人。當時我若作這僧，待伊抱定，「正當與麼時如何？」只向伊道：「是甚麼飯？」待擬開口，便乃呵呵大笑。不惟令這女子疑殺，亦令婆子終無異心。

正與麼時仙掌露，如何不解鼓風煙，當時便與驀面吐，婆婆只得哭蒼天。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二菴主懷藏至寶以待奇人，趙州更是大海，經商酬價，罕有人識。

從來趙老生涯別，殺活縱橫得自繇，自此一番相見後，至今彼此各含羞。

香嚴示眾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香嚴描寫甚的，奈何知心者少。虎頭雖識好惡，只見一邊。當時我若在會，但禮香嚴三拜。

香嚴年老覺心孤，百計千方邈畫圖，不是虎頭伸一問，至今懸得嘴盧都。

行者因化主至宅，乃問：「化主是甚處？」主云：「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什麼病？」者忻然取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若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子歸何速？」主即敘前問難。藥山云：「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即送還。者云：「山中有人。」更添百兩施之。

這僧雖住藥山，而不知藥忌，及乎看病不識病源。殊不知行者病在膏肓，良醫拱手。若非藥山識病，幾乎錯下藥頭。

無量劫來冤債病，者僧那有好醫方？惹得一身傳藥老，累他化主草鞋長。

雲門示眾曰：「拄杖子化為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雲門一期施設，不妨新鮮，只是難逃抱賊叫屈。

堪笑雲門老作家，無端拄杖化龍蛇，縱然吞卻乾坤了，看來終是眼睛花。

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餈飽。」者曰：「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餈。

一條拄杖兩人扶。

埋兵掉鬥令成功，幸有名公與助風，媒竊縱然巢未破，管教坐臥不停蹤。

睦州示眾：「不見無事人到來因緣。」

睦州恁麼，早是自己昏昏，焉得使人昭昭？

未話已前先有事，此僧相向事如麻，人生若解隨時過，到老無聞枷上枷。

殃崛持缽入城，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卻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聞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

長者此問，險事罕聞，殃崛不知，辭勞不得。瞿曇與麼道，未必靈驗；婦聞免難，賺殺幾多人？

發言先已露家私，那得胡人不放癡？堪笑堪悲逐塊漢，一狐疑了一狐疑。

臨濟因黃蘗普請鋤茶園，蘗後至，濟問訊，按钁而立，蘗曰：「莫是困那？」濟曰：「钁也未動，何言困？」蘗便打，濟接杖推倒。蘗呼維那：「拽起我來。」那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蘗卻打維那。濟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

臨濟喫得棒快，黃蘗喫跌甚甘，維那扶起，死裏復生，那返喫棒？代罪者不得辭其責。臨濟與麼道，太煞欺人。

父子相逢各逞奇，累他愚婦卻成癡。有時若解翻身句，和賊和贓捉敗伊。

二隱謚書記及大眾請問和尚參方因緣，望為吐露，以起後學。師曰：吾乃蜀之合陽人也，俗姓蔡，母余氏，自之江南，今已三十年，生平履歷，得不忘乎？設言之，未必備記。兒時，先母以雞肉置盞中，嗅之即嘔吐，如粥飯不潔即不食。先母惜之，故嘗與予推命，似不可婚，遂送本里金鍾寺，依道然叔出家，時年十歲。然雖志存釋典，無奈資質愚鈍，縱勉力，如不習相似。凡見燕坐者，心多喜之。至十七歲，遂南遊，入講肆，屈指十四年。至丁卯歲，息肩當湖，會毛俞諸公於德藏譚《楞嚴》有水乳之契，即留掩關閱藏。未及半載，偶染痢幾死，俄想生死無嘗，瞬息異世，豈有閒心尋於紙墨？彼時即欲破關參先和尚，因毛公再三苦留，遂止。雖身不動，而渴想猶馳。正躊躇間，忽接友人送先和尚語錄，讀至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忘。研窮兩載，竟無趣向。至庚午春，先師過當湖，因遣護關俗子傳語問先師，師云：「教他關中莫妄想。」疑情愈發，又將一載，竟無所知，如木人相似，偶爾散步，不覺失足墜樓。正當跌時，如夢忽覺，便會一念未生前底道理，隨口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走姑蘇，見先師於清涼菴中，便問：「學人絕跡而來，特為親近和尚。」答云：「莫妄想。」進云：「未審還有堂頭也無？」答云：「看腳下。」進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答云：「莫錯會好。」予便禮拜。至辛未春，先師赴育王請，予亦追隨，入室問云：「和尚還認得學人麼？」答云：「不認得。」進云：「也知和尚認某甲不得。」答云：「不識羞。」予便喝，先師拈棒，予便禮拜。設茶次，先師舉洞山泰首座話索眾下語，時下語者甚多，俱未恰先師意。予於稠人中高聲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卻。」先師云：「何不道：果到口邊，被人奪卻？」解制上堂，先師舉：「世尊初生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擬討甚麼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老朽自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又於天童入室，先師問：「汝從甚處來？」予拂袖便行，先師隨即一棒，予云：「蒼天！蒼天！」又癸酉秋，予自新安歸充搬運。一日擔瓜，值先師云：「你揀大底挑那？」予云：「信手搬底。」先師休去。又一日將破碗入庫取桐油，值先師云：「你為甚麼打破嘗住碗？」予云：「不是某甲打破底。」先師云：「為甚麼在你手裡？」予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先師云：「賠了碗去。」予便展兩手，先師休去。其年冬充維那，先師入堂，見數僧不出坡，先師訶云：「為甚麼不出坡？」予云：「俱是告假底。」先師云：「只如死去，閻羅老子鐵面無情，將汝打入

鑊湯爐炭，牛頭馬面不容告假。汝等諸人又作麼生？」予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先師猶怒罵出堂。又乙亥冬，先師上堂，予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麼？」先師云：「你還夢見麼？」進云：「悟尚不悟，夢個甚麼？」先師打云：「你即今是迷是悟？」予云：「學人不在迷悟裏。」先師云：「且道打在甚麼處？」予便禮拜。先師因事出山，予亦隨侍，至姑蘇有千如諸居士請先師於張宅園中暫憩。未半月，而寧郡當道并諸鄉紳力延先師還山，道經檇李，時先師有微恙，履素黃公留於園中，忽一日，先師陡然改意，必欲單丁遠行，乃力卻隨侍輩，遂付拂致囑，卻之再三方受。老僧念先師病體，仍勸先師還山，以滿眾望。先師方允諾，老僧仍隨侍還山。其年冬，先師命作西堂，這都是先師會下時因緣。其他未能備舉。邇來之狀，汝悉知之，不待言也。謚率眾禮拜而退。

書問

復益城姚中丞(附來書)

荒齋對坐，曾見如來已三年矣。吾師手握摩尼珠，照清濁水，大道淵源，群生仰沫，天童法席，今日便是靈山。如文頑涎不退，畢世癡迷，臘月三十日只在眼前，瓶中雀兒能向西飛，便好苦，認路不真。所望慈悲，明明指點，不說破三字，凡夫不識啞謎也。夢中語四章，用塵法眼。

忽接手教并佳偈，甚適積懷。像季中如台下之為道者，實為希有。然云頑涎不退，畢世癡迷，迺台下自生障礙，殊不知本分一著，從來現成，了無迷悟，安有生死去來之相、西方可生耶？以其台下妄想不息，有此說耳。欲識西方，只在目前，擬議尋思則錯過矣。雖然如是，不審台下以謂何如？

與佛古聞長老

日前老僧應請天童祖席，乃過婁東，見古唐形勢不下棲真。然修造一端，甚是苦事，惟願吾徒以法門為重，不可苟順人情，衲子相信不日而成矣。時當末年，钁頭邊得個真正種草，庶不負從上佛祖出世，亦是老僧有所望也。今物外侍者來，寄物付與回山，但以為眾克勤，自然人天有眼。至囑。

與北嵩巖謚書記

近來法道澆漓，人心不古，欲為後昆標榜，擔任法門者，宜當苦心力行，始可不負為佛祖兒孫。含玉來，因知汝關中苦淡，尚樂然自遣，想吾徒於道，大有進益，甚慰吾懷。況聞黃巖一帶，緇素咸欽。雖然，亦當要待時，瓜熟自然蒂落。此勉。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七

住華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門人行謐等編

入室勘辨

師問自閒書記：「如何是不落聖凡句？」閒便豎拳。師云：「老僧不曉得者是甚麼意思？」閒云：「老老大大，拳頭也不識。」師云：「老僧年邁。」閒云：「怪和尚不得。」

師問純樸副寺：「你在庫房執掌一切帳簿，忽遇賊來盜去，將甚麼算？」樸云：「捉敗了也。」師云：「賊無你所見，作麼生捉？」樸與師一掌便出。

師舉趙州洗缽盂話，問出冶：「意旨如何？」冶云：「何處不逢渠？」師云：「適纔有人恁麼答，咬牙喫棒去。」冶云：「卻是和尚驗得端的。」

師出，值僧洗襪，問云：「愈洗愈不淨。」僧云：「一洗便淨。」師云：「喫力不少。」

師至山門外，見數僧立，問云：「門裡門外俱莫立。」僧皆無語。師乃云：「近日山荒。」

師隨眾普茶，無人問話，師云：「倒也恰好。」一眾無語。師云：「我適纔道恰好，是恰好喫茶。」便起。

師問微侍者云：「古人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只如離卻心機意識，你如何用心？」微擬開口，師云：「了。」微復擬開口，師便掌。

僧纔進門，師一把搦住云：「你向不落心機意識處，試道一句看。」僧擬伸手，師便一推云：「莫妄想。」

師問秋衲：「雪峰輥毬，意旨如何？」衲彈指。師云：「畢竟是何道理？」衲便出。師云：「也是持缽不得，強道不饑。」

師問喝石云：「不落是非句，作麼生道？」喝云：「雨過後天晴。」師便休去。

師見悅可，問：「作甚麼？」悅云：「煮荳。」師云：「荳是境，不得動著境，與我取荳來。」悅呈荳云：「和尚請。」師云：「者是境。」悅云：「蒼天！蒼天！」師微笑。

數僧參，師問：「汝諸人各各來處不等，入門則一。我這裏只是不許參禪。」有一僧云：「某甲不為參禪來。」師云：「你為甚麼來？」僧禮拜。師云：「錯。」

印月尼呈世尊陞座，文殊白椎，拈云：「世尊平地風波，文殊將無作有，檢點將來，不勝逗漏。且作麼生是逗漏處？國清才子貴，家

富小兒嬌。頌云：巍巍頂相最難描，惟有文殊手段高。當下一椎輕漏洩，至今千古累兒曹。」師看畢，伸手云：「還有麼？」月云：「者老漢還嫌少聱？」師頷之。
師問即香：「昔日僧問夾山：『 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道：『 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師云：「既不作境話會，作甚麼會？」即云：「行觀直得結舌有分。」師云：「畢竟作麼生？」進云：「適纔禮拜和尚了也。」師微笑。
師問了源云：「世尊夜睹明星時如何？」源云：「撞著自家的。」師云：「我即不然。」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大似瞎。」進云：「和尚也只在這裏。」師云：「者裏是甚麼所在。」源便喝。師云：「好與一頓。」進云：「不勞矢上加尖。」師便打。
師問友雲：「臨濟道：『 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你道此二人還具參學眼也無？」友云：「兩口金剛王寶劍。」師云：「你那裏見得？」友豎拳云：「見麼？」師便打云：「亂做。」友云：「捉敗這老漢。」師云：「更要一頓在。」
師問：「古人道：『 肯喏不得全汝號。』肯喏如何得全去？」喏云：「個中無肯路。」師云：「如何得悟去？」喏便喝。師打云：「亂喝作甚麼？」
師舉僧問五祖拽磨因緣，問芥子，芥云：「若是某甲，但云『 識得上座也。』」師云：「且道是拽磨？不是拽磨？」芥云：「無毛鷂子過新羅。」師云：「自首者，原其罪。」芥禮拜，師休去。
師問印月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你歸家一句？」印便喝。師云：「好與一頓。」進云：「起動和尚。」師拈棒，印便出。
師問三默權侍者：「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意旨如何？」默云：「和尚道甚麼？」師云：「不是這個道理。」默云：「和尚是何心行？」師打云：「汝作心行會麼？」默云：「蒼天！蒼天！」師復打。
師問物外遠侍者：「昔日兩堂首座同時下喝，臨濟云：『 賓王歷然。』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外云：「兩眼對兩眼。」師云：「未在外一喝。」師便打。外云：「蒼天！蒼天！」師云：「蒼天！蒼天！」
師舉：「趙州道：『 我向南方行腳時，火爐邊會得個無賓主句，直至如今，未曾舉著。』」問權侍者云：「汝試舉看。」權便禮拜。師云：「未在，更道。」權云：「請和尚珍重。」師云：「錯。」

師問臥雪：「古人道：『臥雪眠霜貴，圖見性上人。』性在甚麼處？」雪云：「和尚道甚麼？」師徵云：「畢竟在甚麼處？」雪便禮拜。師云：「也是持缽不得，詐道不饑。」

師舉德山參龍潭因緣，問純樸云：「汝向親到龍潭處，代一語看。」純云：「禮拜有分。」師云：「汝見個甚麼道理？」純便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純連喝兩喝。

師問芥子云：「汝向文彩未彰已前道一句來。」芥以手畫一畫，云：「啐。」師云：「這是文彩已彰的消息。如何是未彰已前的事？」芥喝。師便打云：「你一喝，我一棒，且道是賞？是罰？」芥又喝，師復打。

眾侍次，師問一僧云：「如何是浩然之氣？」僧豎起拳。師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僧擬議，松濤知客便喝。師云：「桑樹著箭，柳樹出汁。」

師一日拈起扇，問破夢：「喚作扇子則觸，不喚作扇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進云：「行辯向這裏卻不會。」師云：「因甚不會？」進云：「和尚不妨著眼。」師云：「老僧分疏不下。」破遂禮拜。師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師問道安：「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速道一句看。」進云：「和尚道甚麼？」師打云：「汝且喫棒著。」進云：「何不別具眼目？」師復打。進云：「三玄戈甲不須展，函蓋乾坤樂太平。」師云：「又恁麼去也。」

師舉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因緣，及古德拈語，「此二大老，可謂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師遂問破夢：「既是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因甚前不遘村，後不抵店？」破云：「這老漢將謂無人證明。」師頷之。

師問灌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你向未有是非之先道一句看。」頂云：「露。」師云：「露個甚麼？」頂作掌勢云：「這老漢猶要掌在。」師拈棒趁出。

晚參。師云：「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底人，汝等且道伊有甚長處？試道看。」道安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何必慇懃唱鷓鴣？」師云：「老僧失利。」

師又問安云：「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安云：「某甲與他一拳。」師云：「因甚如此？」安云：「為伊粧模作樣。」師云：「若無後語，前話不圓。」

又問安：「古人道：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作甚麼用？」安便喝。師云：「老僧過在甚麼處？」進云：「再犯不容。」師云：「老僧失利。」

師舉香嚴示眾口銜樹枝話，問謐書記：「意旨如何？」謐云：「直須拍掌，呵呵大笑。」師云：「你還是笑他有過無過？」謐云：「和尚試分析看。」師復大笑一聲。謐云：「且道有過無過？」師云：「山僧分疏不下。」謐云：「也只得與麼道。」師云：「要且不在這裏。」謐云：「且道在甚麼處？」師以腳一踢謐云：「大好不在這裏。」

又一日，師以手撫香几，問二隱云：「正恁麼時如何？」隱云：「四稜著地。」師復拈起數珠云：「這個又作麼生？」隱云：「一任眾人看。」師云：「何不道輪珠一百八？」隱云：「行謐不如和尚。」

師問僧：「一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你與我分分看。」僧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復打。

師問大器：「四大敗壞時，大器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

師問本初：「如何是你本初一著？」僧云：「者裏無處開口。」師便打，僧一喝。師復打云：「是賞你？是罰你。」僧擬議，師直打出。

師問濟真：「真妄不立一句作麼生道？」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萬安：「舉心即差，動念即乖。只饒不舉心，不動念，猶是立地死漢。如何是你獨脫一句？」僧云：「學人無說。」師云：「會了無說？不會無說？」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幻脩：「既是幻，如何脩？」僧無語。師戳云：「退去。」

師問僧：「古人道：『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作麼生是你嘗轉底經？」僧擬語，師喝出。

師問崑崙：「秖如毘嵐風一起，盡大地吹為微塵，崑崙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

師問玅圓：「你前日道：『盡十方是個大圓鏡，因甚炤不見那邊？』此時炤見也未？」僧云：「原不識。」師打云：「不識個甚麼？」僧云：「到底不識。」師復打。

師問直歲：「你做甚麼來？」歲云：「挑沙。」師云：「幾不問過？」歲禮拜。師云：「還有事麼？」歲便行。師云：「有事在。」

問璧書記：「你善寫文章，山僧有一篇文字，不落是非長短。且道其中意作麼生？」聲未絕，璧便作舞而出。師云：「也是亂做。」

師問破侍者：「昔日洛浦辭臨濟，濟云：『汝向甚處去？』浦云：『南方。』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這裏則去。』浦便喝，濟便打。」師云：「只如洛浦作麼生抵對？免得臨濟打？」破便喝，師便打，破禮拜。師云：「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老僧。」師卓拄杖問會元：「試道看。」元無語，師便打。

師問光如：「光即不問，如何是你如底道理？」僧擬語，師打云：「動了也。」
師問憨璞：「古人道：『 描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白如晝。』且道喚作甚麼句？」璞擬議，師便打，璞便喝，師復打。
師問了源：「如何是趙州無賓主句？」源一喝，師便打，源又喝，師復打。
師問僧：「臨濟道：『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你與我分分看。」僧便喝，師便打。僧云：「賓主歷然。」師復打。

附天童西堂寮應答機緣

僧問：「未結制前即不問，如何是堂內事？」師云：「諸燈交互炤。」僧禮拜。師云：「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僧擬議，師驀面一掌，僧懨懶而退。
問：「諸燈交互炤且置，喚甚麼作燈？」師云：「還見麼？」僧以袖拂燈。師連掌云：「亂做。」
問：「某甲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我比你更不明。」僧擬議，師驀面掌云：「會便會，不會休沉吟。」僧禮拜。
僧纔禮拜，師云：「你未禮拜時，早錯了也。」進云：「為甚麼錯？」師云：「錯。」僧一喝，師便掌，僧禮拜，師與當頭一踏。
僧問：「棒喝意旨如何？」師云：「汝但喫棒。」僧云：「恰好。」師云：「見個甚麼道理便與麼道？」僧便喝，師乃掌。僧云：「除卻棒喝又如何？」師復掌，僧禮拜。
僧問：「某甲不曉得做功夫，乞師開示。」師云：「汝未問時，先已錯了。」僧禮拜。師云：「我且問你，汝未問時，先已錯了。且道如何得不錯去？」僧罔措。師與一推云：「去。」僧沉吟而退。
問：「某甲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奈何四面無門？」師驀面一掌云：「打破這漆桶。」僧禮拜。師云：「汝作麼生會便禮拜？」僧擬議，師與一推云：「出去，未有據在。」僧茫然而出。
韓居士問：「如何是向上事？」師驀面一掌，士便禮拜。師云：「汝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士云：「若有道理，則不禮拜。」師連掌打出。
伯涵問：「日昨失禮，未審有過無過？」師云：「山僧分析不下。」涵擬議，師一喝，涵忙然。師云：「且喫茶。」
潛九居士舉拳云：「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畢竟作麼生道？」師云：「山僧舌頭甚闊。」士罔措。師云：「且道是語耶？非語耶？」士無語，師云：「錯。」良久，又問：「猛虎四逼時如

何？」師云：「黑。」士云：「如何是轉身句？」師垂一足，士無語，師云：「此樣出先朝。」

問答機緣

問：「七日已畢事如何？」師云：「要打米。」
問：「僧問大慧眉：『 間掛劍時如何？』慧云：『 血濺梵天。』設有人問和尚，作麼生？」師云：「鼻孔墮地。」進云：「未審與古人是同是別？」師云：「始末一時收。」僧禮拜云：「恁麼則向火去也。」師云：「切莫錯會。」
問：「一物不將來，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僧擬議，師驀胸一推云：「莫妄想。」僧禮拜起。師云：「你眼目定動，早錯了也。」僧罔措。師云：「去。」
僧問：「把斷要津即不問，高提祖印事如何？」師云：「倒退三千里。」進云：「恁麼則某甲直捷擔荷去也。」師云：「擔荷個甚麼？」僧一喝便拜。師當頭一踏，僧拂袖便出，師隨後一掌。
僧參，先人事。師云：「何不將本分底送些？」僧云：「覿面相呈，請師一鑒。」師指禮云：「收下著。」僧云：「恁麼則昔日國師，今朝和尚。」師云：「如何是你自底？」僧云：「通身明宇宙，覿體振乾坤。」師微笑，僧禮拜。
僧問：「孤峰頂上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門外千峰秀。」進云：「恁麼則眉毛八字橫。」師云：「溪深一帶煙。」僧一喝。師云：「你這一喝是甚麼道理？」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通玄峰頂即不問，大雪紛紛事若何？」師云：「滿眼滿耳。」進云：「恁麼則普天匝地去也。」師云：「這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便打。僧云：「謝和尚痛棒。」師云：「猶欠打在。」問：「明歷歷——」聲未絕，師便打云：「你見甚麼？」僧擬議，師復打。僧云：「莫亂打。」師云：「你作亂打會那？」連掌打出。
問：「今日安單，意旨如何？」師云：「油燈挂壁上。」云：「恁麼則一毫頭上定乾坤。」師云：「見甚麼道理恁麼道？」僧豎拳。師云：「驢蹄馬蹄。」僧一喝，師云：「亂喝。」僧禮拜。師云：「果然。」
僧呈偈，師接過，便覆卻：「與你看了。」僧擬議，師驀面一啐；僧擬語，師仍與一啐。僧復問：「盡大地是大圓鏡，為甚麼炤不見那邊？」師云：「這裏無兩個。」僧云：「這是甚麼所在？」師打云：「你道是甚麼所在？」僧罔措，師直打出。

僧問：「不涉離微，不落二三，請師道一句。」師云：「速禮三拜。」僧便禮拜。師云：「隨人言語轉。」
僧參問：「明心見性，還了得生死麼？」師云：「性在甚麼處？」僧以手指云：「收取銀子。」師云：「亂道。」僧云：「若作亂道會，入地獄如箭射。」師云：「你作甚麼會？」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動靜即不問，如何是一念不生？」師云：「未問已前百雜碎。」云：「如何得命根斷去？」師云：「休著力。」
僧參問：「學人有一問。」師云：「未問已前錯。」僧沉吟。師云：「錯。」進云：「錯在甚麼處？」師云：「錯！錯。」僧懨懨而退。
問：「如何是新年人？」師云：「穿衲頭底。」云：「如何是舊年人？」師云：「戴帽子底。」僧禮拜云：「和尚請果子。」師云：「干汝甚麼事？」僧懨懨而退，師噓一聲。
僧問：「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因甚三度被打？」師連打數棒云：「你道因甚被打？」進云：「且道意旨如何？」師連打云：「且道意旨如何？速道！速道！」僧擬對，師又打，僧佇思。師云：「我欠你些甚麼？」僧方作禮而退。師云：「費我多少氣力！」次早復喚僧云：「你昨日問臨濟喫黃檗痛棒話，山僧便打，汝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僧云：「既不作打會，作甚麼會？」師又打。僧云：「打即任打。畢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復打。
僧呈頌末句云：「信手拈來皆具足。」師遂問：「信手拈來皆具足，具足個甚麼？」僧擬議。師云：「七錯八錯了也。」僧云：「何不高聲舉？」師云：「亂道作甚麼？」僧無語。師云：「一著不到處，滿盤都是空。」僧懨懨而出。少頃，復進方丈禮拜，師云：「適纔禮拜過了。」僧云：「還要禮拜湊。」師云：「為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僧云：「莫亂打。」師復打云：「你若作亂打會，入地獄如箭射。」僧云：「這是甚麼所在，亂打？」師連棒打云：「是甚麼所在？」
僧問：「一息不還時如何？」師云：「待你死了向你道。」僧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復打，僧禮拜。
僧問：「如何是格外酬唱句？」師云：「庭前風弄竹。」僧云：「某甲不會。」師云：「不會吹不休。」僧云：「謝師答話。」師云：「切莫作話會。」僧擬議，師震威一喝，僧禮拜。師云：「卻是我失利。」
僧問：「金粟山頭即不問，通玄峰頂事如何？」師云：「冷煞人。」僧云：「今日得見和尚了也。」師云：「似個甚麼？」僧彈指。師云：「錯認定盤星。」

僧問：「某甲無言。」師云：「會耶無言？不會耶無言。」僧便喝，師便打云：「亂喝。」
僧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如何是古路？」師舉起數珠云：「見麼？」進云：「古路已蒙師指示。如何是到家一句？」師云：「禮拜著。」進云：「恁麼則親見和尚了也。」師云：「不得錯會好。」
致虛孫居士進方丈，纔禮拜，師便推出門云：「擬問則失。」
僧問：「痛棒未蒙賜喫，今朝一句如何？」師云：「恰值烘火。」
僧云：「恁麼則截斷葛藤，隨處風光。」師云：「如何是你風光處？」僧便喝。師云：「亂喝。」僧禮拜。
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笑個甚麼？」師云：「你道笑個甚麼？」僧云：「還是笑和尚？笑大眾？」師云：「分身兩處看。」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云：「一場敗露。」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除卻同別問將來。」僧擬議，師便棒，僧禮拜。
僧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不假一言，還成聖否？」師打云：「你試道看。」僧禮拜。師向傍僧云：「我直下疑著這漢。」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云：「不識。」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向你道不識。」僧禮拜云：「天上天下。」師云：「亂道作麼？」僧喝，師便打。
次日又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離卻觸背問將來。」僧擬議，師便打。僧云：「將謂別有。」師復打云：「識甚好惡？」
僧問：「古人道：『言前薦取。』未審薦取個甚麼？」師云：「你問底。」僧云：「有甚奇特？」師云：「你試將無奇特處道一句看。」僧擬議，師便打。僧云：「要且打不著。」師復打。
僧問：「某甲有一問，不知落在甚麼處？」師云：「未問已前。」僧云：「未問已前是甚麼？」師便掌。
僧問：「覿面相呈即不問，作家到來如何指示？」師云：「相識猶如不相識。」僧云：「恁麼則孤峰呈法座，清風拂面寒。」師云：「上是天，下是地。」僧頓足。師打云：「著忙作麼？」
瑞侍者問：「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便打，瑞禮拜。師云：「見甚麼道理便拜？」瑞一喝？師又打。瑞云：「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亂統。」瑞拂袖便出。
僧問：「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師云：「太喫力生。」僧云：「忽遇遣不去、喚不回底，如何？」師打云：「切忌

停囚長智。」僧禮拜云：「謝和尚證明。」師云：「面皮厚多少？」
僧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語未竟，師云：「且莫嚇老僧。」僧擬議，師便打。
一僧呈頌，師云：「頌甚麼？」僧云：「頌和尚。」師云：「山僧有甚麼公案？」僧作掌勢。師打云：「亂作。」
僧參問：「古人公案即不問，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老僧這裏一句也無。」進云：「恁麼則同古人去也。」師云：「你向甚處見古人？」僧擬對，師便喝。
僧問：「一物也無，如何開口？」師云：「問甚麼？」僧擬議。師云：「大好一物也無？」
僧問：「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未諳悉，未審如何辯他仔細？」師云：「今日天色稍晚。」僧云：「還別有麼？」師云：「不得撞著鼻孔。」僧云：「一句明明該萬象，大千從此振宗風。」師云：「閑言語。」
僧參，問：「百尺竿頭進步時如何？」師云：「退後即得。」進云：「請和尚安單。」師云：「薦蓆厚暖。」進云：「謝和尚安單。」師云：「少作活計。」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師云：「描不成，畫不就。」僧云：「為甚麼描不成畫不就？」師云：「無你下手處。」僧禮拜云：「學人向這裏去也。」師云：「這裏是甚麼所在？」僧擬議，師便推出。
破雲參，問：「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時如何？」師云：「看腳下。」進云：「腳下無私，誰肯住著？」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破喝，師云：「者裏也不是你立地處。」進云：「謝師答話。」便禮拜。師云：「險。」
僧問：「不落不昧，意旨如何？」師云：「今日天熱。」進云：「有甚交涉？」師云：「汝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師與念泥王海憲相見次，公云：「還是南禮？北禮？」師云：「山僧分疏不下。」公罔措。師云：「何不與山僧相見？」公亦罔措。師云：「請揖。」公揖云：「還是上座？下座。」師云：「兩頭俱不著，中道亦不安。」公云：「請出門外。」師云：「者是甚麼所在，說內說外？」公又無語，師乃笑，遂坐。少頃，公問：「南泉打破粥鍋，意旨如何？」師云：「不妨疑著。」公云：「畢竟如何？」師鳴指。公云：「還有麼？」師便掌。
師與道衡相居士話次，言及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士便問：「如何辨？」師云：「問辨即乖。」士云：「不辨時如何？」師云：「呆了也。」士云：「辨與不辨且止，即今一句作麼生道？」

師云：「速禮三拜。」士便禮拜。師云：「隨人腳跟轉。」士云：「早晚禮拜何妨？」師云：「是則也是，是則未是。」
師過婁東沈門，王婆子參，維宇錢居士云：「者婆子近日留心此道有個入處。」婆云：「和尚自然具眼，誰要你者俗漢多口？」師云：「難瞞地頭人。」婆云：「和尚也在裏許。」師云：「老僧不是汝同流。」婆云：「今日捉敗和尚。」拂袖便出。師云：「老僧失利。」
僧參問：「生死到來如何躲避？」師云。「眼閉腳直。」僧云：「不會。」師云：「不會恰好。」僧禮拜。師云：「莫向者裏躲根。」
尼問：「弟子參狗子無佛性話，不得明白。」師云：「向未作意前會取。」進云：「畢竟如何趨向？」師云：「動念即乖。」進云：「不動念時如何？」師云：「眉毛在眼上。」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錯。」
僧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打云：「正要你恁麼問。」僧喝，師復打。
師病寢次，顧道安靜云：「待個正命時。」安云：「一切尋常。」師展臂云：「得與麼瘦？」進云：「管渠作麼？」師云：「隨他去也。」進云：「何處不稱尊？」師微笑。
師病中，自閒覺首座問云：「古人臨末稍頭留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目，即今有何垂示？」師云：「動即禍生。」進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多口作麼？」進云：「不為分外。」師驀面一拳，閒便禮拜。
師將示寂，出冶果自天台歸，師急問云：「汝來了。」冶云：「適纔到。」師云：「於今是甚麼時候？」冶云：「午時。」師瞪目視之。冶云：「前蒙和尚記莂，今請和尚更取法名。」師云：「行果圓成。」冶禮謝，師安祥而逝。

答問

華頂講主大道問：「諸佛諸祖出世，有所施為，建立門庭，總是第二義。我今所問，不問第二義。」
答：「幸不別問。」又云：「合取狗口。」
法華云：「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未審作麼生是盡行底道理？」
答：「山僧是沒伎倆底。」又云：「昨日有人與麼問，打出門外了也。」
二隱謚書記，因病瘡偶有三問：「四大本來清淨，因甚膿滴滴地？」

答：「始末全彰。」
「通身紅爛，和尚如何相救？」
答：「求救即禍生。」
「皮膚脫落後如何？」
答：「通身慶快。」
兵垣蔣楚珍問：「即今通玄寺，氣象一新，家風重展，白棒頭利害，比舊日如何？」
答：「切忌分疏。」又云：「喫著便知。」
「垂足通玄，為甚天童移塔？日光先後，誰是高原？」
答：「瞻之仰之。」又云：「突出難辨。」
商尊維那問：「結制也，無風起浪；解制也，掘地覓天；不結不解，又在死水裡浸殺。畢竟如何得相應去？」
答：「飢餐渴飲。」
「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即今三春已到，千花爛熳，百鳥喧譁，為甚枯樹不抽枝？」
答：「別是一壺春。」
「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只如苗未生語未發，作麼生辨識？」
答：「不消一句。」
「賊來須打，客來須待。客賊一齊來，打即是？待即是？」
答：「一切臨時。」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因甚又道賊來須打、客來須待？」
答：「還規則得麼？」
「一人欲出長安，出不得？一人欲入長安，入不得？設或二人相逢，作何話會？」
答：「有眼如盲。」
「富從升合起，貧從不算來。為甚麼龐居士將家財沉沒湘江？」
答：「問取龐公。」
「慈鴉反哺，土梟噉母，未審是同是別？」
答：「慈鴉土梟。」
嘗言道：「有眼曰見，有耳曰聞。為甚麼芭蕉無耳值雷開，葵花無眼隨日轉？」
答：「時節不相饒。」
「斬首灰形，其無以損生；金丹玉液，其無以養生。且道肇法師具甚麼眼？」
答：「量等乾坤。」
「但得本，不愁末。本即不問，如何是末？」
答：「此問便是。」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為甚世尊睹明星而證果，靈雲見桃花而悟道？」

答：「築著磕著。」

「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是相似句。如何是不相似句？」

答：「石頭松樹。」

「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帶葉燒，是本分句。如何是不本分句？」

答：「待山僧別有個見處，即向你道。」

含彰益侍者問：「棒頭有眼，因甚盡力打不著？」

答：「非汝境界。」

「破家蕩宅，因甚日用而不竭？」

答：「渠儂得自由。」

「君臣道合，因甚樞密不得旨？」

答：「聽候即乖。」

「此事分明，因甚自生退屈？」

答：「好事不如無。」

謚書記入嵩巖掩關，聞秋江祖師凡見取魚螺而食者，即贖以放生。其間有削鱗魚、敲[(田/虫)*昆]螄，入水皆活，仍聞虎見祖伏，即此三義呈請三問。

「魚在浪中，游泳無虞，全賴鱗甲，為甚麼毒龍潭魚削去甲鱗，亦更翻波？」

答：「全身獨露。」

「螺螄憨睡，殼在命存，因甚麼活死池螄敲[(田/虫)*昆]得活？」

答：「無毛鷂子拍天飛。」

「常言道：『 見虎不死脫層皮。』為甚麼秋江祖師獨把雄虎驅放自由？」

答：「縱橫得自在。」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七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八

住檇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詩偈

示慈水董寄塵

偶憶當年無盡老，一見東林便契好，若非兜率痛針錐，安能脫卻鶻臭襖？近來緇素參玄人，孜孜悉向途中討，縱然贏得舌頭滑，究竟何嘗有分曉？山僧如此苦叮嚀，務要英賢大了了，倘能直下肯承當，便是吾門鎮家寶。

酬念尼王海憲(并序)

來偈甚嘉，但云大知識前，不欲絲毫相讓，雖見為道真切，其奈熟習未忘，正所謂以所知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特步原韻，以博一笑。

從來個事絕疏親，領略還須過量人，識鎖未開徒有辯，情關脫落豈妨顰？但拋學解空諸蘊，便契元初不二因。可惜瞑眸拍未惺，當天猶問雪山辰。

寄上洋肖泉高邑侯

幽鳥飛來息殿墀，悄然向日竟忘饑。不因拽杖沿廊翫，焉識蒼梅吐玉時。為報檀那鳴法鼓，欣拈麈尾示緇兒。這回猛唱無聲曲，咸謂名公亞子期。

寄懷岸生陶太史

往歲攜笻到越城，樓頭喜鵲也曾鳴，笠瓢有意依崖壑，翰館無心顧客情。不問投林何處僻，惟思晤面罄丹誠。從前痛弊紛紜起，尚待維摩慰我寧。

答獻吉沈文學

輕帆短棹逐春臨，喜慰緇衣燕翠林，未問芒鞋何處遠？先施華翰致情深。墨香尚惺塵中目，禪寂應明物外心，如到坐忘諸念息，

還須更用頂門針。

步空林遠兄韻(并序)

先師去世十週，法社雖未衰落，較昔遠矣。惟兄道誼頗切，步韻酬之。

析檉聞來已十秋，每思象季不勝愁，代申歷祖援沉手，等與群生豁兩眸。素志尚懷恩擬報，緇門安得淚無流？先師靈骨如星日，何用追尋枉荷鍬？

留雪獅子

從空產下一獰獅，張口仰天欲噉誰，利爪未申狐兔伏，冷眸纔展鳥猿怪。因憐素質通霄臥，始識無心向外馳。來日寒威如愈勝，還留於此踞丹墀。

送謐書記住蓮華峰

當年有個祥菴主，曾主蓮華最上峰。喜子而今仍踐跡，將來卓立振吾宗。

壬午秋招二隱謐書記

當年送子住蓮華，今日招來也不差，腳下且無絲線絆，他年吾道可承家。

丙戌秋勉自閒覺書記

年來法道甚澆漓，珍重吾徒善護持，直待風雲雷電合，始堪為我直提撕。

與白兆新書記

曹溪一脈絕支離，紹續還他越格兒。此際汝能肩任去，逢人須用逆風吹。

與蠡石周西堂

年來徵詰了無私，聽子深雲穩處棲，異日倘能恢我道，但將無孔笛橫吹。

與雲父遍侍者

終日憨憨近斗牛，了無餘慮掛心頭，等閒父子一團聚，不風流處也風流。

與道安靜都監

濟地家風汝已曉，入林瓦鼎宜支早，將來如遇問禪賓，好拈白棒當頭掃。

與破夢辨西堂

正法瞎驢已滅卻，而今何更說傳持？秖有現成一著子，倒用橫拈任汝施。

與雪菴如西堂

從上已來白拈賊，相承未有不越格。子今既入其隊中，好唱胡笳十八拍。

與芥子彌書記

邇來法道不堪聞，荷任還須特達人，異日風雲如湊合，為我扶起破沙盆。

與印月琳菴主

曩時有個末山尼，曾道本無男女相，觀汝機用不下渠，好與後人作榜樣。

示程純甫

曾到君家坐許時，不將臭口話支離，而今太白重相見，依舊橫分八字眉。

示章靜觀

等閒啜茗醒雙眸，何必寅昏向紙求，但得胸中取捨盡，不難騎鶴上楊州。

送慧初禪人居山

痛憶而今末法時，深雲掛缽甚相宜，但能一念萬年去，莫問當年馬簸箕。

別嘉禾闍齋黃公、埽菴譚公、曾城汪公諸護法

兩載村居意始舒，綸竿未許謾垂潴，而今舞棹浙東去，太白潭深有巨魚。

留別棲真眾禪德

麟濱古寺綠陰深，老幼緇兒可適情。無奈江東春信迫，難教客夢頓然成。

偶宿乾元

欲識乾元初闢人，細看墨跡卻凝神。前賢未盡當年詠，病衲何妨續舊賓。

示看一關主

聞說終朝誦法華，須知門外有三車，而今不必生驚怖，遍界無非長者家。

示賓化上座

等閒識得自家底，日用施為無不宜，此際既逢華誕日，何妨禮佛著緇衣。

瑞初侍者母難日乞偈書示

往歲萱慈此日憂，一聲囝地始無愁，而今為報劬勞切，圓頂方袍出眾流。

示直指禪德募佛龕

危坐虛堂久默然，也須檀信力莊嚴，此時若不欣然施，竊恐將來少福田。

示省如禪人募齋僧

普賢妙行遍河沙，日用頭頭渾不差，汝今有志期其行，彼此同歸不二家。

勉即香徒養母

諸緣放下侍萱慈，莫管人間歲月移，但得晨昏無倦念，勝他人贈百齡詩。

示樵野養母

搆得數椽傍水邊，不將形影被人牽，等閒一味無私樂，相對萱慈已熟言。

復益城姚中丞(諱宗文，附來偈四首)

他人盡喜花開，獨我喜看花落，遣去萬紫千紅，依舊春風草閣。
看得五臟玲瓏，此際方成回向，為問面壁老僧，眼光可在壁上。
認錯生死路頭，說出去來閒話，惹得一世人忙，終日求籤打卦。
竹林謾作秋聲，牛背莫吹短笛，待我聽徹西風，說與西風端的。
一念未生已前，何嘗見花開落？以其觸境情生，誤認春風草閣。
此事本來現成，安得更用回向？欲識達磨老子，眼光不獨壁上。
要識生死路頭，居常莫說閒話，但能息慮忘緣，不用求籤打卦。
如得任性浮沉，牧子何妨吹笛？莫待聽徹西風，西風早已端的。

武塘輓君謨周孝廉

昔年曾共詠梅詞，誰料幽香伴冷泥？今日重來階下立，難將淚眼視空枝。

示福嵩禪人書華嚴經(并序)

福嵩禪人於閒暇娛戲毘盧性海，書此華嚴大教，蓋令大地有情發明事事無礙之大旨，作未來之饒益，豈心思言議可涯量哉？偈曰：

法界勝樂，援毫揮紙，普賢大士，全彰妙體。一點一畫，昭著分明；釋迦老子，不隔一塵。若禮若誦，意莫定動，但恁麼去，人天供重。

示念佛僧

覿體彌陀，何須尋覓？未作意前，花開蓮實。

贊

觀音像(君謨周孝廉請)

倚石危坐，惟其自肯，默對淨瓶，眉目俱惺。口中雖不吐名言，尚許弱楊落疏影。

送子觀音像(王亦含居士請)

大士之責，有感即赴，娑婆界裏，乃其熟處。但能瞻敬日無疲，自然克紹有佳兒。

又(默雲行耀請)

群情多仰護，為合此方機，妙耳三真實，尋聲慣恰時。

又(密脩禪人請)

跏趺默危坐，妙耳自圓通，應赴曾無間，隨觀露舊容。

泛海觀音像(司空高寓公諱承埏請)

無緣慈力，隨機赴感，從古至今，未嘗疏懶。此時若不泛蓮舟，誰使魚龍開正眼？

達磨像(曉初智侍者請)

者員穿耳客，獨坐甚威猛，引此東土兒，類彼西胡種。曉初禪子可認渠，將來省得眼[(序-予+林)/目]瞇。

三教聖人像(居士朱象輝請)

燕坐幽齋，不若樹下，默播淳風，助無為化。

三大士泛海像(念祖高文學，諱佑鈱，請)

此三大士，曾無定跡，雖泛蓮舟，未嘗固必。以其為度諸沉迷，故向煙波宣秘密。

密雲老和尚像(給諫蔣楚珍，諱鳴玉，請)

這個白髮老子，吾曾遭伊鈍置，至今痛恨難忘，所以素無迴避。然雖面面相覿，要且弗容籌議，只得信意瞻依，方乃不求而示，卻請蔣公挂之高齋，一任時人呼名喚字。

又(循直禪人請)

者位尊慈，乃我本師，開雙碧眼，別無所知。等閒問著個中事，劈面攔腮痛下錐。

又(圓融禪人請)

吾師之面，素未嘗藏，於四威儀，弗涉閒忙。若欲不分寒暑供，也須旦暮幾懷香。

又(無倚禪人請)

極欲誦師，卻非言表，未動舌前，已話墮了。既難可贊，亦難可貌。聊且命筆打個之遶，墨花點點撲頭顱，不知香味噴多少。

又(體真禪德請)

橫拈椰栗杖，主持本分宗，掃除玄解路，振起禹門風。邇來四海說禪者，盡出吾師爐韝中。

又(能銓禪人請)

掃其玄解，去其偏淺，捨先師外，孰開正眼？而今雖見續不亂，竊恐將來翻舊臉。

自像(自閒覺首座請)

者漢素性脫灑，應接那涉機思，無論貴賤問著，一味白棒提持。年來老大甚疲極，且喜擔任有親兒。

又(破顏祖首座請)

者漢久近尊宿，未嘗容說道理，所以向來接人，一味棒頭直指。弗論貴賤智愚，從教冤入骨髓，切囑破顏莫效伊，效伊日後怨無已。

又(商尊玄維那請)

者川巴老，棒頭甚辣，勘辨方來，無不痛箚，非是逞俊如斯，切恐兒孫不拔。

又(純樸汶監寺請)

通玄汶監寺，曾喫吾痛棒，以痛恨難忘，描寫這形狀。請歸供在蓮峰頂，一任青紅華爛放。

又(普應禪人請)

者禿子無定體，有時嗔，有時喜。其喜也，詞氣溫和；其嗔也，卒風暴雨。個樣沒繩僧，供養他怎底？普公寫此乞吾題，信手揮來話不虛。

又(尼月朗請)

者川子，素樸直，凡定動，忘得失，邇來拈杖打人頭，直欲時人盡豁眸。

聞已上座小像

孤松之下，默坐甚安。非不欲伴，志不容攀。擬把石幢高卓豎，那許聲韻落人間。

六如禪德小像

如意既然在握，不妨信步經行。倘若撞著露柱，還須照顧面門。

溈山養拙上座像(慈恒禪人請)

久聞者漢，曾近先師，其後嗣法，五兄之兒，操守甚真實，妙悟許誰知？雖則法任遺其傳，道行何嘗減一絲？

程宏先請題母影

治家素有法，節操若冰霜，孝子及賢孫，劬勞永不忘。既爾憶其慈，自是懷其養，女中之丈夫，千古之標榜。

黃魯山像

魯山居士，喜自燕處，雖持白拂，未嘗浪語。試問六旬已前，且道是誰伴侶？

曾城汪進士像

瘦竹不滿數枝，且喜根壓危石。雖然不在深雲，君子可以燕息。倘時輩見賢思齊，好與道：吾這裏多少安適。

錢聖月侍密老和尚步趨圖

老人雖見不語，其聲已播四方，騷客執杖隨後，想曾抖擻詩腸。如有借問渠何適，但道：偶然散步翫滄桑。

王亦含居士長君南伯文學遺像

孝子由來不蹙違，何須分外想容儀？但將情念輕拋卻，晨夕殷勤侍有期。

佛事

通玄掛板

舉起板云：「此乃從上佛祖之權衡，亦乃今時衲僧之巴鼻，功超曠劫，德播今時。拈來禪室，光新用處，群情聳耳，不整而整，不齊而齊，不嚴而嚴，不令而令。擊開解脫門，顯示正法眼。且道正法眼作麼生顯？」遂懸板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

棲真掛新鑄雲板

師以杖指板云：「頑銅鈍銕，釵釧瓶盤，烈燄鼎中，融為一汁。好手鑄成一片，自當舉用乘時，今逢結夏良辰，高懸雲廚之外。禪悅法喜，悉賴均資，四聖六凡，亦假饒益。」復指板云：「劫石有消日，洪音無盡時。」

掛鐘板

師舉板云：「此二上座，樸素端莊，迥超眾表，輝騰今古，光庇群情。以此表帥叢林，無眾不齊；以此播揚祖道，無機不被；以此降伏諸魔，無魔不遠；以此蠲除戲論，無不雍肅。且道即今舉用一句如何顯示？」遂掛板云：「任是三頭六臂漢，也須聳聽令行時。」又

兩手捧板云：「從上佛祖號令人天，全憑這木上座，任是出格英靈到來，也只得結舌有分。何故？」遂掛板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天童先師密老和尚小祥，拈香云：「去年此日先師獨行，今年此日兒孫痛甚。非謂訓誨難忘，惟念鼻孔端正。且道以何為驗？」遂插香云：「以此為驗。」便展拜。
先老和尚九週忌辰，師至真前，高聲召眾云：「先師面目，今不異昔。若欲見其端倪，觸目未嘗隱匿。」乃上香云：「汝等還見麼？」遂展拜。

奠寶華朝宗和尚

「寶華法兄昔曾鄧峰聚首，其後各有前程，雖則形跡文疏，就中未嘗間隔，與其同條生，卻不同條死。彼此不隔處，不妨對眾舉。」遂奠茶，召眾云：「見麼？此際茶行三奠，須知非是偶爾。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為心一師兄掩龕

「師兄師兄，昔日來無有伴，今朝去亦無侶。來去既獲自繇，在處莫分彼此。須知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乃拊龕云：「這裡從來無障礙，全體收歸不二門。」遂掩卻。

為與南、指南二禪人入塔

以兩手托骨，舉左手云：「這是與南勝。」舉右手云：「這是指南高，披緇乃有先後，歸根總在一朝。且喜同登不二門，此回切莫外追尋。」遂置靈骨云：「不須他處覓，即此是蓮娠。」

示一門禪人掩骨

「大家寄住在閻浮，曠劫昇沉生死流。白骨填溝無主認，骷髏遍地有誰收？草枯幾度秋風恨，鬼哭三更夜雨愁。普願指歸同一處，福田莫把外人求。」

為淑之禪師火

舉炬云：「淑之兄，淑之兄，生平氣宇塞寰中，開堂兩處，獨演濟宗。今朝忽唱還鄉曲，十方世界現全容。且道如何是現全容底道理？」攛下火炬。復以手拭目作哭勢云：「蒼天！蒼天！」

為純一禪人火

舉炬云：「純一純一，名須稱實。果若稱實，無事不畢。雖然本自現成，恐汝諦信未及。」攛下炬云：「吾今助汝把火，任汝縱橫自適。」

為化城禪人火

以火炬指壇云：「寶所化城，化城寶所，左之右之，無可不可，撒手便行，全身裸裸。恐汝未能擔當——」攛火炬云：「吾今助汝把火。」

為一安禪人火

舉炬云：「一安須安，宜應自適。正恁麼時，莫留朕跡。汝若未能脫灑，更與通個消息。」攛下炬云：「信腳便行休擬議，大千沙界任縱橫。」

為慈航禪人火

舉炬云：「慈航今日解纜，切莫前思後算，直須順水張帆，管取長安覿面。慈航上座還會麼？若然會得，橈棹不施平坦坦。如或未會——」攛下炬云：「火光觸處難迴避，滿航渾載絕煙霞。」

為遵道禪人火

舉炬云：「吾今為汝舉火，無異於汝調漆，信手便用，初無朕跡。恐汝臨行忘卻，更與指個端的。」攛下炬云：「本業不須他處覓，無痕赤手任施為。」

為中也書記火

舉火炬云：「中也上座見麼？這是昔年汝契悟底，到此時節切勿生疑。吾今既與作證據，在處家山任所之。」攛下炬云：「但於個裡

無拘滯，再來荷任不為遲。」

為本如上座火

「少室不傳之旨，今日分明顯示。」遂舉起炬云：「如向這裡薦得，一切總無忌諱。且道因甚如此？」攛下炬云：「天涯非客旅，在處是家鄉。」

為滿緒典座火

以杖擊爝云：「滿典座惺惺著，從前拈鏟把杓，悉是神通妙作。今既全身放下，不妨隨處快樂。吾今助汝把火——」乃攛炬云：「任往天台南嶽。」

為妙圓上座火

以炬指爝云：「妙圓上座！生平行履真實，昔曾通玄喫棒，去秋復來棲真。雖然未呈見解，知其已獲平貼。參禪既爾有驗，老僧當與證明，今朝更助汝把火——」乃攛炬云：「普天匝地任縱橫。」

為無念塔主火

舉起炬云：「無念塔主，生平正直，紀眾南山，了無順逆，一旦撒手長行，可謂名稱其實，吾今為汝作證明。」遂攛炬云：「足底優曇處處春。」

剃度徒梅竹菴瑞初祥幫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天童林野奇和尚行狀

明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左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掌院事纂修國史經筵日講冊封魯藩正使正治卿中奉大夫禮部右侍郎曹勳拜撰

師諱通奇，號林野。四川重慶府，合州人。父蔡、母余，生於皇明萬曆乙未十二月廿六日。幼時深靜沉默，不多言笑，眾皆異之，遇葷不食。有日者一見，輒驚，謂：「此寧馨兒，他時當振祖佛家風。」母聞，遂不議婚。至十歲，送本里金鍾寺道然師薙染，習諸典籍宛如夙諳，見有凝神燕坐、齋居淵穆者，必喜敬之。蜀中風氣

崇尚有為，師每厭薄，雖居梓里，惟以參訪為懷。至十九南遊，歷講肆十四載，南中數大老欲以大座相歸，師略不顧。丁卯歲，息肩當湖德藏，遇毛俞諸公請演《楞嚴》，嘆為希有，遂留掩關閱藏，義雖無疑，實有一種放不下處，如負他人宿債。不半載，忽染痢垂危，覺生死無嘗，瞬息異世，何暇窮年紙墨，便欲破關參尋知識。奈毛俞諸公苦留，遂止。身雖羈縻，渴想猶馳。偶閱密雲悟和尚語錄，看至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忘。將從前所知所解一應拋卻，詩文註疏盡投之火，如周金剛親到龍潭時也。至庚午春，聞悟過當湖，遣護關者求開示，悟云：「教他關中莫妄想。」師愈覺疑情熾盛，全無所知，如木人相似。一日散步，失足墮樓，若夢初覺，會得一念未生前面目，隨口說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走姑蘇，見悟於清涼菴中，便問：「學人絕跡而來，特為親近和尚。」悟云：「莫妄想。」師云：「未審還有堂頭也無？」悟云：「看腳下。」師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悟云：「休錯會。」師便禮拜。自此心意泰然，對境逢緣，如江河之行地。辛未春，悟赴育王請，師入室問云：「還認得學人麼？」悟云：「不認得。」師云：「也知和尚認某甲不得。」悟云：「不識羞。」師喝，悟拈棒，師禮拜，悟便休。是時法席雖盛，悟實雅器於師。一日茶筵，悟舉洞山勘泰首座話索眾下語，俱不契。將撤果，師於稠人中高聲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卻。」悟大悅，允喫茶。解制上堂，悟舉世尊初生機緣，拽杖下座，一時打散。師於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自此機用軼格，牙爪猛利，莫之敢攖。悟應天童請，師入室，悟問云：「你從甚處來？」師拂袖便行，悟便棒。師云：「蒼天！蒼天！」爾時天童初興，開疆闢土諸務煩劇。師雖道體恂恂，悟誡勿過勞卒，不以懦軟成習，欣執搬運之役。一日挑瓜，悟問云：「你揀大的挑耶？」師云：「信手拈來。」悟便休。又一日將破碗入庫取油，悟問云：「為甚打破常住碗？」師云：「不是某甲打破。」悟云：「因甚在你手裡？」師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悟云：「賠了碗去。」師展手便行。冬期，立師為維那，於堂中調燮群眾整肅紀綱，往來衲子有林古佛之稱。一日，悟入堂，見數僧不出坡，訶云：「為甚不出坡？」師云：「俱是告假的。」悟云：「如死去，閻羅老子鐵面無情，將汝打入鑊湯爐炭裡，牛頭馬面不容告假，又作麼生？」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乙亥冬結制，悟欲命師為元座，或有議者以師色力欠強，師正色而言曰：「這個不是管三軍。」遂堅辭不就。一日，悟上堂，師問云：「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麼？」悟云：「你還夢見麼？」進云：「悟尚

不存，夢個甚麼？」悟打云：「即今是迷是悟？」師云：「學人不在迷悟裡。」悟云：「且道在甚麼處？」師便禮拜，悟乃休。金壇王內翰喬梓入山，一睹師容若有宿契，即恭請掩關。師固辭，悟勉云：「佛種從緣，勿過卻也。」爰題像送別云：「咄哉這禿！有眼如盲，有口若啞，手拈條棒，問著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遂受請掩關於東禪寺。忽聞悟有溈山之行，即破關，復入天童。未幾，悟因事出山，師隨至嘉禾，寓黃闇齋觀察素園中，受付囑焉。時己卯秋九月也。其年春，黃夫人夢見庭前丹桂二株，參天盛開，其兩公子俱赴秋闈，擬係此兆，豈意選佛，昭茲嫩瑞，遠近皆為仰止。顧瑞屏宗伯同寧紹兩郡當道縉紳，再三敦請悟和尚復返天童，冬期立師為西堂。爾時，天童氣象聿新，規制咸備，龍象駢闐、鍛鍊之責悉皆屬之於師。庚辰六月，辭悟住靜於餘杭之廣化寺。杖履風高，門庭孤峻，學者登堂，莫敢攀躋。壬午秋，聞悟訃音，奔赴通玄，眾推結席枚卜龕前，及師者三，義不容卻，乃居方丈。孫司馬碩膚諸檀護，堅請開法。風雨晦明，歷諸艱，閱五載，其付授者，二隱謐、自閑覺、大衢壁、博融本、慧日昇、破顏祖、大用志、佛古聞、法澍長、雲將清、商尊玄、漢日杲、牧菴則一十三人，所有機緣俱在全錄。平素書問訶禁，弢藏天台，惟陳木叔司馬為所雅重，乙酉春，有詩贈「嶺外遊雲來又去，忘年拙衲定荒嶺」之句。丙戌秋，陳以絕命詩十二章，手書告別。師又有「才敏忠良世少儔，赤心報國只君謀」之語，以誌悲感。通玄峰頂高峻，衲子奔趨，殊為艱苦，師往往托病以謝往來，力追高峰行履，無如聲聞四表，龍象聿臻，法堂寮舍尚有未了之局，難以多聚，是以拽杖出山。丁亥冬，至嘉禾黃觀察闇齋、高水部寓公汪進士曾城，諸縉紳檀護請住東塔寺安期。旋為錢閣學塞菴公暨諸緇白，請住棲真古剎。次年春，湖州當道士紳請師開戒於護生禪院。己丑冬，寧紹台三郡當道諸紳於棲真寺請師住天童。此時得法者空生慈、佛海雲、破夢義、乳峰溧、白兆新、蕞石周、悅可明、了悟能、捃拾學、雲峨喜默雲耀、無礙轍、了源昭、法壇海、含章益、雲父遍、即香觀、月瓢度十有八人。庚寅五月初三日，入天童，雲龍風虎，百廢俱興，緇素依皈，真如怙恃。臨別棲真，四眾號泣，若失所天。比住天童，連年荒亂，米價騰貴，人懷憂恐。師每入堂安慰，且屢謂客司云：「萬勿阻撓方來，此間若不容納，更向何方行乞？」五六千指處之裕如。當師初入之年，公門如許藤葛，師一味以恬退自居，其生端者各知慚愧。至如賦役之累，法門所憂，師與念尼王海憲不壞世間相而譚實相，則立自運之戶。師於東谷諸影堂，罔分臨濟與洞上，悉見鼎新之績。道法衰晚，人多趨炎，即款客亦尚奢華。師入山，便復悟和尚舊式，久而勿諼。冬夏，布衣草履，見有

衲子輕裘緩帶，則曰：「非吾類也。」淡泊之操，始終無間。師初恙時，眾不以為意，師便對侍司云：「病來便作死承當，我之報緣將盡，凡事所當決者，勿復怠緩。」忽一日，師謂眾云：「古之住持有病，遷居延壽堂，理當然也。老僧猶且端坐丈室，何以表率後昆？」遂設榻於新菴，杜絕酬應，有參叩者，直掌粗拳，鉗錘倍辣。雪竇和尚問病而至，必欲師歸方丈，師從容而返。築塔無基，堪輿擬以新菴定穴，師聞之，斷不許可，印山乃以玲瓏一穴舉侶，師肯之。病中機緣不能悉載。一日，自閑覺首座見師病危，問云：「古人臨末稍頭，遺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和尚即今有何垂示？」師云：「動著禍生。」覺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要你多口？」覺云：「不為分外。」師驀面一拳，覺禮拜。一日，師顧道安云：「得個正命時。」安云：「一切尋常。」師展臂云：「得與麼瘦？」安云：「管他作麼？」師云：隨「他去也。」安云：「何處不稱尊？」師點首，時壬辰三月廿九日也。日輪當午，出冶從天台回，師瞪目視之，問云：「汝來也。」冶禮拜。師云：「是恁麼時候？」冶云：「承蒙記莂，求和尚更名。」師云：「行果圓成。」遂安祥而逝。室中先後付授衣拂得法者、梵欽中、印山先、道安靜、破夢辯、雪菴如、芥子彌、止休淨、三默權、物外遠、獨朗日、自安悉、肯諾滿、松濤敏、出冶果、雲高慧、慧聞定、友雲陰、純樸汶、印月淋十九人焉。按師僧臘四十有一，壽五十有八，全身塔於太白玲瓏岩新菴之左。師之生平懿德令儀無所容其贊嘆，以高弟二隱謚公與余最稱道契，憶二十年前，師與余同年周孝廉君謨知微善，追仰清微，緬懷亡友，所謂千里一堂，百年一日也。乃為略述天童一脈授受之大概如此，以俟後之作者，攷鏡全容。

天童林野奇禪師塔銘

吳興道場山萬壽禪寺住持比丘道忞撰文

李白之送友入蜀也，則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其早發夔城也，則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盍蜀地山川險阻，自古記之矣！惟山峻水湍，故其人類性剛而果決，堅忍耐苦勞，以之向道，則勇往易於入作，殆亦風土使然。不然，或蹋殺天下人之馬駒，間世而一出焉，斯有之。何以緇雄代作，半起蠶叢之國？無論法眼、雲門，從金剛大士劈華嶽以分流，即臨濟兒孫光明烜赫，統系相承以來，十傳則有東山演，十一傳則有昭覺勤，十五傳則有臥龍，先十六傳則有徑山範，二十四傳則有海舟慈，沿流至先師悟和

尚，閱世且三十矣，復有今林野禪師，豈五丁鑿道，天固為法社開象龍之路與？師名通奇，林野其字也，合州人，本姓蔡氏。生而澄靜，不類孺子，不喜肉食。時年十歲，父母度其志向，非塵網中人，因命依金鐘寺叔父道然為童行。十七歲剃落，性樂禪寂，然讀誦至年十九，恥州縣僧庸碌不足尚，即慨然動他山之念。繇是出峽南遊，猒飫江南講肆十有餘載。業息肩當湖，方期掩室千朝，翻閱如來一代時教。俄患痢瀕死，乃知經綸之學，非究竟法也。時先師悟和尚正王化金粟，渴欲就參，為緇素留，不果往。適有傳粟示眾參禪偈，師聞之，懷疑不已，極力冥搜，茫無所入。會粟過當湖，則加額曰：「天賜我也。」亟遣僧請益，粟曰：「教伊關中，莫妄想。」益溟涬莫測，所謂心智為竭，殆如土木偶人者。經歲時，忽一日失足墜樓，恍然而覺，遂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聞粟在吳門，即日破關走金閶，不以寒暄起居玉帛，見粟直奪角衝關，左屬橐鞬、右執鞭弭，與粟相周旋，粟固奇之。逮明年，粟赴鄧山，師亦隨往。偶檀越入山設茶，粟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因緣，命眾下語諦當方許安排。師時在眾即曰：「食到口邊，被伊奪卻。」粟為首肯，叢林以此知名。又粟因佛誕示眾：「世尊纔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你等諸人猶向山僧擬討甚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於此全身脫落，透頂透底，無復纖機留礙。凡侍粟十年，逢場對壘，兵交刃接，每每倒捋虎鬚，未或當仁少讓。既受囑累，猶居天童座下。踰年，始應禹航廣化之命。至壬午秋，悟和尚示寂，師奔赴通玄，眾議住持，枚卜同門，三卜而得師名。不容推遜，乃繼席焉。提策方來，直據本有，雲蘍雪擁，五見冰霜，群峰讓其高寒，禪侶慕其慈嫗，雖極枯澹寂寥，學者恒轂湊如歸。以出隊嘉禾，為閣齋黃觀察、寓公高水部、曾城汪進士堅留，勉住東塔。未幾，移主棲真。既而天童席虛，明州當道士紳公議歸，師復遷居太白。前後蒞眾十年，夙興夜寐，寅畏小心，雖在安常處順之中，每懷臨深履薄之懼，然屈申以道，持正不阿，苟道在必申，不以利害權勢稍為貶損。方師初赴天童山門，以夙釁搆訟在郡，郡司李欲一瞻顏色，左右亦謂乘間得以相洽，師堅志不往。及司李耑人請齋為一赴，然竟席未嘗片詞干訟事。其持正皆此類。所以四坐名坊，非有子夏之先一出，輿情共舉；視彼巧力而謀、與夫詭遇而獲者，顧不可風範一世也邪！師應機接物，出語渾樸，不為趙昌之華、葉公之龍，徒事藻繪以炫燿見聞。至其一二見狀中者，則所謂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住二年，感微疾，眾請辭世偈，師瞋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熱大？」時有出冶上座，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一。塔瘞

全身於寺前新菴之左，予蓋有語封其戶矣。其門人二隱謐、自閑覺、佛古聞來乞予銘其塔，予媿不文，無以行達。然辱在同門，知師最悉，念非予恐師行業久而遂湮，抑後有景行之賢，將無繇攷鏡而仰止。夫師則予責也，乃論次其大端，序而銘之。銘曰：

達磨一宗，丕顯曹溪。南嶽衍長，曰讖於西。馬駒是育，血染霜蹄。[跳-兆+降][跳-兆+雙]一蹋，四海平夷。臨濟振興，光賁五燈。有嚴孫子，碩大無朋。世更太白，六五親承。雲蒸霞蔚，鳳翥龍騰。十二人中，師其後出。藠苴川僧，性實難匹。撒手危樓，翻身椰栗。機警用圓，風雨暴疾。起坐通玄，眾山為低。騰空漢迴，華頂雲迷。蘭滋芳甸，蕙紉春畦。聲馳湖海，著意攀躋。櫂歌東塔，灣弄棲真。幔天布網，萬里垂綸。鰲山連釣，丹穴齊緡。鼓須彌浪，楊渤海塵。晚據天童，奠安太白。風漾文波，池涵素魄。逸翮摩蒼，神魚縱澤。合浦珠還，風規猶昔。馭眾圓合，律己端方。逢強不弱，遇柔寧剛。孤風卓卓，燁燁謙光。下無輿儓，上無侯王。行果圓成，出世功終。破沙盆碎，正法眼空。一錐無縫，八面玲瓏。嗣燈有人，光照無窮。

後跋

先師林和尚自出蜀，棄講歸禪，根性猛利，於道直入，不遊紆徑。凡參叩機緣，俱載行實。至於受請倡緣，自崇禎壬午秋，天童密師翁示寂於台之通玄寺。既虛席，四眾堅請繼席焉。一據方丈，屆丙戌凡五臘，結制大設洪爐，峰頂雖高寒，而衲子參尋不斷如縷。至丁亥冬，受嘉禾東塔請。越明年戊子春，受棲真請。己丑冬受湖州度生請。庚寅夏，赴天童景德請。迨壬辰春三月廿九日，示微恙而逝。然五剎記室所錄上堂法語機緣，謐今編次總有八卷。約五萬餘言。字字剿絕命根，句句掀翻窠臼，從無一字繫縛於人。直使當下頓入，至於入之一字，猶是敲門瓦子。是知先師十載從無一字所說。行謐到這裏，不存一字，法脈懸絲；欲存一字，罪犯彌天。且道畢竟如何始得恰好去？只得向纖毫不敢動著處付梓流傳，庶千百世具眼高流一見，與先師覿面，始不負吾師一片熱腸耳。

順治戊戌佛歡日龍淵行謐謹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